

中国政法大学系列

大学 潜规则

史生圆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目录

Content

- [与上帝的对话 \(1\)](#)
- [与上帝的对话 \(2\)](#)
- [与上帝的对话 \(3\)](#)
- [第一章 房奴 \(1\)](#)
- [第一章 房奴 \(2\)](#)
- [第一章 房奴 \(3\)](#)
- [第二章 被偷 \(1\)](#)
- [第二章 被偷 \(2\)](#)
- [第二章 被偷 \(3\)](#)
- [第二章 被偷 \(4\)](#)
- [第二章 被偷 \(5\)](#)
- [第二章 被偷 \(6\)](#)
- [第二章 被偷 \(7\)](#)
- [第三章 借钱生情 \(1\)](#)
- [第三章 借钱生情 \(2\)](#)
- [第三章 借钱生情 \(3\)](#)
- [第三章 借钱生情 \(4\)](#)
- [第三章 借钱生情 \(5\)](#)
- [第三章 借钱生情 \(6\)](#)
- [第三章 借钱生情 \(7\)](#)
- [第三章 借钱生情 \(8\)](#)
- [第三章 借钱生情 \(9\)](#)
- [第四章 科技打工 \(1\)](#)
- [第四章 科技打工 \(2\)](#)
- [第四章 科技打工 \(3\)](#)
- [第四章 科技打工 \(4\)](#)
- [第四章 科技打工 \(5\)](#)
- [第四章 科技打工 \(6\)](#)
- [第四章 科技打工 \(7\)](#)
- [第五章 初次约会 \(1\)](#)

- [第五章 初次约会 \(2\)](#)
- [第五章 初次约会 \(3\)](#)
- [第五章 初次约会 \(4\)](#)
- [第五章 初次约会 \(5\)](#)
- [第五章 初次约会 \(6\)](#)
- [第五章 初次约会 \(7\)](#)
- [第五章 初次约会 \(8\)](#)
- [第五章 初次约会 \(9\)](#)
- [第五章 初次约会 \(10\)](#)
- [第五章 初次约会 \(11\)](#)
- [第六章 丈夫吃醋 \(1\)](#)
- [第六章 丈夫吃醋 \(2\)](#)
- [第六章 丈夫吃醋 \(3\)](#)
- [第六章 丈夫吃醋 \(4\)](#)
- [第六章 丈夫吃醋 \(5\)](#)
- [第六章 丈夫吃醋 \(6\)](#)

与上帝的对话 (1)

上帝：你又是一部反映高校生活的小说《大学潜规则》出版了，这部小说和你的《所谓教授》和《所谓大学》一样，都有揭露黑幕的内容，都用看似平凡的生活，抖露出了高校甚至社会的种种时弊，而且许多地方让人深思，也让人触目惊心，看完小说，第一个问号就是，目前的大学，真的就是这样的吗？我想知道的是，小说反映的生活与真实的高校生活，相似度究竟有多大。

作者：我在高校工作了二十多年，我生活中的大部分内容，当然是高校的人和事，可以说高校的人和事，已经融入到了我的血液，我写高校生活，当然绝大部分来自我的耳闻目睹，但小说不等同于历史，也不等同于校园实录，总有一些虚构的东西，但虚构也不是任意想象，而是按照生活的真实。至于和实际生活的相似度有多大，我相信读者是最好的评委，他们心中自有一个数值。

上帝：如果目前的高校真的像你作品中描写的那样，我心里感觉很难受，也无法接受，更不愿意相信，你能不能进一步说一说。

作者：我写作的时候也很难受，甚至想哭。谁都希望面前摆满鲜花，谁都希望莺歌燕舞，但生活告诉我们，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如果回答高校种种弊端的原因，谁也无法一一说清，但有一点我可以说说，那就是改革开放到了今天，我们的社会许多方面都走上了市场，但高校的体制还是以前的计划，高校既像一个经济实体，又像一个政府机构，到目前为止，实质性的改革步履很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经济的需要，这就必然要出现尖锐的矛盾和种种弊端。如果说原因，这可能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也可以说，高校是最后的一块“人民公社”。也就是说，不彻底的改革，矛盾就会更加突出，怎么改革，我书中的主人公有不少的论述和思考。

上帝：那咱们还是具体地说吧。读完《大学潜规则》，我觉得你主要是暴露科研方面的问题，比如当了官没时间没精力搞科研，却能

弄到科研费，而有能力搞科研的人，却弄不到真正的科研费，结果是钱申请来，就成了自己支配的资产，钱花完了，研究却没怎么搞，这种现象普遍吗？

作者：国家办大学培养人才，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前段时间温总理有个重要讲话，说他几次看望钱学森，钱老几次说“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温总理也认为建国以来我们培养的杰出人才确实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当然，诺贝尔奖与中国科学家无缘，也是国人心中的痛。如果回答为什么，当然不是中国人不聪明，我认为还是教育和科研体制有问题，特别是科研，现在的研究基本是国家投钱，相关人员研究，问题是谁是科研成果的直接受益人，如果只是国家，那么这个概念就太大了，具体代表国家行使权利的，也就是科技部科技厅等那几个人。其实他们只是管理，并非受益者，即使他们想管，又怎么能管理得过来。这就出现了责权利的不统一，有关部门代表国家把钱分下去，他们就基本完成了任务，最基本的管理也就是收回一个验收报告，而这个报告如何写，谁来写，情况就太复杂太难说清了。没有直接的受益人，也就没有真正的管理人。如果我们的科研费有一个直接受益者，比如把钱拨到工厂，把钱拨到具体应用成果的部门，然后由他们招聘研究者，管理者和研究者有经济利益关系，这样的研究才能在有效的管理下进行，这样的研究也会因利益关系而管好，也会因为目的性强而增强科研的应用性。可叹的是目前的科研体制仍然是前放初期的形式，由国家管理部门定研究题目和研究方向，也由管理部门确定让谁来研究，具体由谁来监督研究，研究者对谁负责，这些都是问题。缺乏有效监督的研究，当然会出现乱七八糟的事情，往往是钱花完了，差事也就交了，任务也就完成了。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特别现象，大多数科研成果都是纸上的东西，而且纸上提交的科研成果往往特别巨大，感觉我国早已是一个科研大国，但能够应用的成果，却少之又少。

上帝：读你的小说，有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国家的科研费好像是自己的私房钱，可以随便乱花，比如买汽车买房子什么的。

与上帝的对话 (2)

作者：这就要说说目前的科研管理办法。我所知道的高校科研管理大体是这样的，学校有一个科研处，专门管理科研工作，但不论谁申请到科研经费，他们都要从中提成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不等的管理费用，申请到的科研费多，提成到的管理费也多，管理者和研究者其实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另一方面，因研究人员是具体项目的研究专家，钱怎么花，研究者当然说了算，别人指手划脚也不合适。当然，如果真管得很死，研究者就会失去申请科研经费的积极性，管理者也得不到提成费。这样一来，科研处对经费的管理也就只是个形式，科研费怎么花完全由科研者说了算。由于缺乏严格的管理监督，不少人申请到科研经费首先考虑买一些个人用的东西，如果申请到几十万，那就先买汽车，如果申请到几万十几万，那就买电脑什么的。至于买房，那只是先挪用，然后用各种发票报销充账。说到报销假研究发票，那就五花八门，而且看起来都很合理，也能找到合理的理由，比如大量的差旅费资料费会议费消耗品费人工费等等，哪种费用都应该报销，有的人甚至老婆买卫生纸，也要开成办公用品。前不久看到一个报道，说某省有人研究统计，说科研经费真正用于科研的不到百分之十。我不知这个统计是否准确可信，但我所知道的情况，大体差不到哪里。如果你看看车站周围那些卖假发票的，各商场那些买衣物而开办公用品发票的，你就知道科研费是怎么花完的。有人也许会说，科研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钱也是给这个团队的。其实在高校或者研究部门的人都知道，这往往只是一个形式，团队成员往往是申请者自己填上去的，有的还要填写一些名人，钱申请下一，还是申请者或者是主持人说了算，团队成员，如果你愿意参与，那也只是个打工的，并没权利支配科研费。

上帝：这就涉及到了知识分子的道德和人格，从你的《大学潜规则》看，你对不少知识分子的道德和人格是否定的，特别是你以前的

一部小说《所谓教授》，当时有评论说这部作品将知识分子妖魔化了，为什么要这样，真的是这种情况吗？

作者：首先知识分子也是人，既然是知识分子，当然懂得的道理也多，辨别事物的能力也强，遵纪守法的自觉性也高，但同时，积极进取的精神也强，各种各样的欲望也多，物质生活甚至个人情感要求也高。这大概能够形成共识，因为知识分子本来就是从小竞争出来的佼佼者，也是竞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优胜者。既然是竞争的优胜者，竞争就成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生活的常态。竞争如果能按常规能按道德获胜，那当然是好事，但竞争往往是残酷的，也是需要一些手段的，甚至是非常规手段，而高智商恰恰能制造这些手段。非常规手段的应用，当然就涉及到道德和人格。在我的小说中，我没有写那些极端的知识分子，也没写那些极端的事情，只写那些普普通通的人，普普通通的事，普普通通的七情六欲。他们想尽快富裕，想尽量压倒别人，想获得更浪漫的爱情等等。于是就有了投机钻营，有了阿谀奉承，有了互相攻击，有了卖身投靠，有了第三者婚外情。人们说我妖魔化了知识分子，大概就是指这些。为什么这些事发生在普通人身上人们能够接受，发生在知识分子身上就妖魔化，关键是老百姓把知识分子理想化了，提到知识分子，就会想到陈景润朱自清这些大师，可人们似乎没有去想，更多的知识分子都是平平淡淡的普通人。而且我自己认为，当今不少普通知识分子和过去那些普通知识分子相比，在自我修养和敬业精神方面，也有一定的差距。在《大学潜规则》里，我让小说人物说出了我想说的话，那就是现在不少知识分子没有把职业当成追求的事业，没有当成毕生奋斗的理想，而只当成了谋生的手段，谋利的工具，这样就难免不急功近利，看完三两本书，就匆匆忙忙自己出书，然后四处散发到处吹嘘。急急忙忙搞一个研究，然后就急急忙忙到处拜师到处评奖，获一个级别高一点的奖，就以大知识分子自居，然后拿着奖状到处要待遇，到处要官当。这当然也有政策的导向，因为评职称评津贴，都要拿获奖出书说事，没有这些，你就不能

评职称，你就只能拿低等级的津贴。顺便说一点，我认为政府设那么多的奖，未必是好事，往往会引诱人们追名逐利急功近利。举例说，某省要评出千名领军人才，然后给领军人才按等级每月发三千到一千五的补贴。但知识分子行当五花八门，用什么标准去评，最后的结果是用曾经获奖的等级来决定。结果公布后，让许多知识分子目瞪口呆，因为有些平日并没搞什么研究，只是跟别人挂名获奖的也成了领军人才，而那些老老实实搞科研或者教书没获得过奖的，就什么都不是。这样一来，人们对获奖的重视就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再有评奖的机会，大家就都想办法托门子，评奖前几天，评委的门槛都要被踏平，手机都?被打爆。我想，现在既然市场经济了，如果某项研究成果确实有价值，市场自然会给予丰厚的回报，政府再设那么多的奖弄得你争我夺劳民伤财矛盾重重，有没有必要值得思考。

与上帝的对话 (3)

上帝：你在《大学潜规则》、《所谓大学》以及《所谓教授》等大学系列小说里，几乎都有这样一些情节，就是教授甚至博导都争着当官，即使是一个处长助理院长助理，也有许多教授争着要当，用你书中的话说，就是校园流行官文化，这让人觉得有点夸张，是虚构的成份多吗？

作者：一点都不虚构，现实中的情况可能要超出你能接受的程度，也可能超出你的想象。中国几千年来就是官本位，天地君亲师，官仅次于天地而大于父母师长，《红楼梦》里元春省亲，父亲也得给女儿下跪。学而优则仕，古代知识分子读书唯一的目的就是入仕做官，做不了官，出路大概只有两个：一是教书，二是算命。到今天，情况大致也差不多。省里要选拔几十名博士后到各地市州担任市长州长助理，一位朋友被选中，临行前，学校领导婉言挽留，说你已经是教授了，放弃苦学了那么多年的专业去搞行政是不是可惜。朋友回答说绝不会可惜，我的导师在专业上比我强，但他出门还得挤公共汽车，而政府的乡长，也都有自己的专车，让我当市长助理，已经是一步登天了。政府的官受追捧，学校的官也值钱。学校的官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两条腿走路，自称双肩挑，也挣两份钱。挣两份钱不算，这双肩挑看似担子沉重，但这两副担子里挑的，都是能助升的气球和火箭，有了官，职称就升得快学术地位也高；职称升得快学术地位高，你的官也就做得大。双肩挑，双肩都有翅膀，两条腿走路，两条腿都很快。当然，学校也和社会一样，如果你没有一个官职，你就没有机会获得有利的机会，许多事情你就无法沾边，比如出国进修出差科研等。另一方面，也有世俗的看法，人们衡量一个人的学术成就，往往也要用官的大小。比如你说你很有学问，那么你连个系主任都不是，怎么证明你比系主任的学问大呢？再讲一件很俗的事。小马和小牛是好朋友，小牛的父亲是学校某处的处长，小马和小牛一起坐公共汽车

去上学，上车后，经常有学校的职工抢着给小牛买车票让座，而同站在一起的小马却无人搭理。小马只好躲着小牛不一起乘车。放假两人一起去学校的网球场打网球，刚进场，几位正在打网球的职工就争着和小牛套近乎，有的要小牛和他一起打，有的则殷勤地给小牛当起了教练，被冷落在一旁的小马只好回家。回来后小马哭了说，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阶级，什么叫阶级斗争了。父亲听了小马的哭诉，羞愧自责得几天抬不起头来，后来他感叹说，不当个领导，后代儿孙也跟着受窝囊。当然，也许那些职工只认识小牛而不认识小马，但这也说明当了领导，子女也会受到高度的关注。

上帝：你小说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职称，好像评职称不是看水平而是套条条框框，套上了就是教授，套不上，不管水平有多高，都不会被评为教授。

作者：是这样的，因为评职称有许多红头文件，上面详细规定了评某个职称要达到的某条某款。比如评教授，就必须要有专著论文科研获奖什么的。凑够这些条款了，你才有资格，如果错一点，你就没有资格去评。也就是说今天你错一点就不够教授水平，明天你把这一点凑够了，你的教授水平也就达到了。这样一来，为了凑条条，人们就得挖空心思想办法，就出现了种种造假和投机，也出现了掏钱出书和买卖论文。另一方面，人的才能是多样的，所学的专业也各不相同，用同一标准评教授，就会出现当教授的难易不同。有些专业杂志多，发表论文容易，有些专业杂志少，发表论文就难。自然科学容易申请到科研，文学申请科研就很难。另外一个问题是职称的终身制，挖空心思凑够那几条，一辈子就可以享受那样的待遇，这样的弊端是，有些人一旦评为教授，终身也不用再努力什么。

上帝：听了你这么多的解释，我还有个问题要问问你，就是你写的小说，阴暗面的东西比较多，应该看到，不管社会如何变化，总有一些品德和学术都很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写写他们呢？为什么不写点鼓舞人心的东西呢？

作者：我想应该这样回答你。你知道，自然界需要平衡，也就是有阴也有阳，人的思想也需要平衡，现在我们接受正面的东西比较多，鼓舞人心的东西也比较多，铺天盖地的媒体基本是正面宣传的，这也符合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是喜欢赞美的。但赞美多了，人们看问题就会偏离事物的本质，也会认不清自己，也会盲目自大，所以才说兼听则明。人们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归咎于某些人，其实我们的宣传舆论应该负更大的责任，那时人们穷得没衣服穿了，我们还叫喊着要解放全人类；国民经济已经面临崩溃了，我们还说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试想，如果那时能有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声音站出来大喊一声，人们即使不会清醒，也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思考，全国人民也不会再那么狂热，“文化大革命”也不可能持续十年？写阴暗面，就是要让人们看到事情的另一个方面，让人们对事情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当然，读了我的大学三部曲，人们会感到有点泄气，但泄气并非坏事，泄气才能鼓气，知道不足才会努力。当然我也清楚，挑毛病指缺点是不受人喜欢的，也不会有好结果的，但我不想写那些故意阿谀奉承的东西，我始终认为，阿谀奉承的人，是最危险的人，也是最居心叵测的人，至少是有所图的人，诸如李林甫李莲英之流。尽管敢讲真话不一定有好结果，但我还是要讲真话，因为我更清楚，社会需要这样的人，社会也需要这样的作品。爱自己的父母，就应为父母指出脸上的鼻涕，为父母扫去衣上的灰尘，为父母治好身上的疾病，这也许才是真正的爱。

第一章 房奴 (1)

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一早出门，马不停蹄跑到现在，饭没吃，水也没喝一口。申明理疲惫不堪了说，再别跑了，我看就定下来吧。

是该定下来了，但问题还是一堆。一年多跑下来，全市该看的房子全看了，目标也基本确定在了两处。一处是世外桃源，价格便宜，楼间距也大，花草树木，环境很好，但缺点是在郊区，离上班的大学太远，坐公交车得转三次车，耗时一小时四十多分。每天花那么长时间在路上跑，也是个大麻烦，而且周围又没有好学校，孩子上学也是个问题。另一处都市天堂各方面条件都可以，就是价格太高，每平米要七千多块。如果从长远考虑，买小了不行，买个*十平米的，就是一笔巨款。曹小慧找一台阶，将一沓售楼材料垫在屁股下坐了，等申明理在面前站下时，说，你只会说定下来，那么你说究竟买哪里的。

申明理干脆了说，就买都市天堂。

曹小慧说，都市天堂得六七十万，钱在哪里。

申明理说，那就买世外桃源。

曹小慧立即说，世外桃源那么远，天天跑，累死累不死不说，每天坐车，就把你的饭钱花光了。

申明理说，那就干脆不买。

曹小慧一下火了，她高声恼恨了质问说，你在应付谁呀，难道你在应付小鬼子吗？一家之主，不负一点责任，难道你的身份是维持会长临时工？

申明理的气也不打一处来。买都市天堂犹豫，买世外桃源犹豫，买二手房也犹豫，难道世上还有白送你的房子？申明理不知该说什么。其实该说的话已经说完，该争吵的也争吵了不少。那你就坐了犹豫去吧。申明理愤怒了转身就走。

又是这样一个吵吵闹闹的结果。这样的吵闹已经让人厌烦，但还要延续下去。不行，确实是不能再犹豫了，房子不买也确实是不行。

学校那栋筒子楼里，和她家前后住进去的教职工，差不多都已经买了房搬了出去。搬出去后，就把房子租给了乱七八糟的人，什么钉鞋的卖菜的，烤饼的做豆芽的，整个一个大市场车马店，整天都是人声嘈杂乌烟瘴气。最倒霉的还是她，左面住一个钉鞋的，每天回来，臭鞋底破轮胎，整整堆半楼道。右面的一家倒不臭，在楼道里放了一个烤箱烤面包卖，那股油焦味，如果是吃饱了饭，老远闻到就让你恶心。更糟糕的是公共厕所，臭气冲天不说，人进去得踩了砖头跳着走。有次屎尿流出来，还差点流进家里。那次家乡的同学来家里坐了几分钟，回去就传出许多闲话，让不少人以为她活得多么悲惨，以至于一个和她同年大学毕业，现在当了中学校长的同学打电话来劝她回去，同学自豪了说回来吧，咱们县城虽然不富，也没有那么多的高楼，但家乡活着实在，吃穿不愁，花销也小，房子也大，一二百平米的房子，几万十几万就能住着。她听了差点憋过气去。当年大学毕业的同学，留在省城的不多，留在大学教书的更少。当时大家是那么地羡慕她，这才过去十一二年，她就变成了人们可怜的对象。不行，房子是脸面，穷死，也要买套大点的房子。

马路上行人如织，抬眼望，申明理已经没入了人群。曹小慧咬了牙想，如果他今天一个人走了，她就不回那个家，离婚，她也可以考虑。

悲伤还是紧紧地攫住了曹小慧的心。想当年，追她的人足够排成一列长队，给她介绍对象的人也是那么地多，不知怎么回事，她竟然一点都没考虑经济条件，然后傻呼呼地嫁给了从农村来而且一无所有的申明理。一层眼泪，像雾一样遮住了她的眼睛。

第一章 房奴 (2)

申明理突然站在了面前，温和了说，走吧，咬咬牙，就买都市天堂。

曹小慧伸出手，让申明理拉她起来，然后一起往都市天堂走。

都市天堂的售楼部就建在小区门口，感觉是一处临时建筑，但外面被各种油漆广告装饰得豪华而又眼花缭乱。里面的一切，申明理和曹小慧更是熟悉，两位售楼小姐好像永远就站在门的两侧。也许仍以为他俩只看不买，售楼小姐也失去了信心和热情，他俩来，看一眼就装作没看见，不给他俩发资料，也不给倒水让坐。曹小慧找一个角落坐下，等申明理也坐了，说，究竟是要B型还是C型，现在就决定下来。

B型房面积96平米，C型房面积81平米。申明理说，就要C型吧，太大了也没用，打扫起来还麻烦。

C型和B型都是两室两厅，C型的每个房间都要比B型小一些，而且C型只有一个卫生间，B型却有一个主卫一个副卫。他家兄弟姐妹多，一年四季不断有人来打扰，而且很多情况是来求医看病，有次他哥竟然带了一个小舅子的亲戚来，而且是黄胆肝炎，这种病就是通过排泄传染。如果有了房，亲戚来肯定要住在家里。乡下亲戚浑身的汗味土炕柴烟味已经让她难以忍受，再共用一个卫生间，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不让亲戚们来不现实，但有两个卫生间就会好一点。曹小慧再次说了自己的想法。申明理说，大十五个平米，就多十多万块钱，还是将就一点吧。

不知为什么，一商量房子，两人的火气好像都特别的大。曹小慧恼火了说，又是将就，难道房子是一次性消费品吗？难道你这辈子还要再折腾一回吗？一辈子就这一回，就得做长远打算，太小了，十几年就落后了，再怎么办。

这样的话也说了多次。大的当然好，但什么事都得量力而行。申明理不耐烦了说，穿衣吃饭看家当，搽油抹粉看人样，有多大的能力就办多大的事，花园洋房更好，能办得到吗。

好像是不该住大一点的房，好像是不配住大一点的房。曹小慧憋在肚里的火腾地一下又冒了起来。她用吵架的声音两眼逼视着申明理说，搽油抹粉看人样，我的人样怎么了？我怎么就不配住大点的房子？如果说人样，我嫁个百万富翁住花园别墅都小菜一碟，嫁了你这么个穷鬼，才穷困潦倒成了这个样子。

竟然说出这样的话，这样的话也许在她的心里憋了多日，今天终于说了出来。这当然是她的心里话了。既然说出了这样的话，那还买什么房子。申明理脸涨成了青紫，努力压住翻滚的冲动，才用平静的语气说，我也没强迫你嫁我，我也没把你拴在裤带上，大老板也多的是，现成的也摆在你的眼前，那个牛总就不错，要嫁你就快点去，小心去晚了排不上队。你也不用担心，我决不会拦你留你，如果我求你留你，那我就是傻子。你走了，你也不再吃苦受累，我也不再遭受歧视折磨，谁都解脱了。

曹小慧猛然意识到刚才的话也说得太重了。今天原本想好了是不吵闹的。看来是真伤了他的心，而且那个牛总，也成了他心里的一块阴影。其实牛总的事，她压根就没往心里放，牛总胡骚情，也没她的一点点责任。那天去一个什么庭院去看房，那个自称住房部总经理的牛总盯上了她，跟在她后面乱献殷勤，而且不顾申明理的怒目，找准机会就在她的身上拍拍打打。得知她是大学教师时，竟然提出给她八折，剩下的两折他替她支付。她当时心里也是讨厌他的，除了讨厌他那副长相，也觉得这个半老男人太没教养，像个低等动物，大庭广众毫无羞耻地发情。可申明理却念念不忘这件事，多次责备她对那个牛总太客气，而且没有及时离开，而且好像有点动心有点犹豫。像这样鸡毛蒜皮的争吵不知有多少回。真的不能再吵下去了。曹小慧猛然站起来，斩钉截铁了说，买，就买96的。

第一章 房奴 (3)

售楼小姐也没想到他俩今天真买。两个小姐争了要领他俩去看房。曹小慧气壮了说，房不用看了，就要B栋的B型，八层九层都可以。

到交易部交一定数量的定金，然后签一份意向合同，然后在十天内付清百分之四十的首付，签订正式合同，然后再办理银行贷款，然后房子就归你了。

定金本来要交一万，但俩人只带了一千多块钱。一千就一千吧。拿了这几张薄薄的意向合同，两人的心里一下轻松了许多。走出售楼部，才发现已经是下午四点多。虽说是星期天，但他们的生活一直很规律，不管是放假还是双休日，都是按时起床，按时吃饭。两人都感到饿了，申明理的肚子，还及时地发出了咕咕的响声。申明理说，前面不远有家面馆，吃碗面就不用回家做饭了。

这当然是个好主意，她也累得不想再回去做饭。进了面馆，才知道最便宜的青菜煮面，也要六块钱一碗。找个角落坐下，曹小慧叹口气，说，以后就要当房奴了，以前听说房奴，只当是自嘲，现在才觉得是什么滋味，感觉心里一下压了一麻袋钱，而且不是自己的，不仅沉甸甸的，还有点怕。以后每月的房供就得拿掉一个人的工资，三口人靠一个人的工资生活总让人害怕，如果没事还可以咬咬牙过去，万一有个什么事，到时怎么办。

这也是申明理思考过无数遍的。现在买了近七十万的房子，而自己只有十几万的存款，首付将近三十万，还得借十几万。而四十几万的贷款，每月要付的本息就是两千多，足足是他一个人的工资。这样的房奴要当二十年。二十年，已经到了快退休的年龄。这一辈子活得。申明理也不由得长叹一口气。

曹小慧说，有了房子，就把女儿接回来。人们都说孩子从小不带，就和父母没有感情。再说爷爷姥姥太溺爱孩子，根本教育不好。

咱们的孩子将来再像咱们，那就亏了老本了。

因为条件太差，也因为要进修要读研要工作，女儿不满一岁，就送到了姥姥家。因她父亲是个小学教师，母亲没有正式工作，便在校门口摆了个零碎摊子，卖点零食饮料小玩具。父亲退休，母亲也呆在了家里。老俩口没事干，特别喜欢和外孙女在一起，而且外孙女已经上小学一年级，正是最讨人喜欢的时候。申明理说，如果爷爷姥姥不让回来，让他们带着也好，他们离学校近，条件也不错，爷爷还能辅导一下学习。

曹小慧立即说，你就知道推卸责任，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自私这么不负责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你都不想带，你说你是不是有点毛病，难道你就一点都不想女儿？

不想那是假话，他恨不能现在就把女儿抱在怀里。他那样说，其实是为女儿着想，他觉得女儿呆在姥姥家，受到的关爱要比回来多得多。如果回来，俩人哪有那么多的时间照顾她。但申明理还是感到理亏，毕竟是自己的孩子。申明理低了头什么也没说。

第二章 被偷 (1)

回到家开门时，钥匙还没捅进去，门却一下开了。走了大半天，竟然没锁门。申明理回头埋怨说，你整天说别人丢三落四，你出门连门都不锁。

楼道里虽然很暗，但毕竟是大白天，曹小慧的近视程度也比申明理轻点，她一眼就看到门框少了一大块，白花花的木头茬有点刺眼。她惊叫一声门让人撬了，然后冲了进去。

满屋子被翻了个底朝天，连被褥都扔在了地上，比电影里日本鬼子进村还翻腾得厉害。

曹小慧一下浑身冰凉，呆在那里一时不知所措。申明理脸都白了，但他觉得小偷还在家里。急忙看看门后，再爬倒看看床下。曹小慧哀声道，快看看丢了什么东西，小偷再傻也不会藏起来让你抓。

值钱点的东西都放在写字台的抽屉里。抽屉也被撬了，抽屉里的东西都倒在了桌面上。金戒指金项链不见了，照相机也没有了。存折倒没拿走，台式计算机也在。再细想，还有两人的手表，三块银元，一枚纪念金币，五十几美元，四五百块人民币。还有什么一时也想不起来。但损失这回是大了。曹小慧气急败坏了说，赶快给保卫处打电话，他们是干什么吃的，得让他们赔偿损失。

给保卫处打了电话，两人开始检查东西。发现申明理的那套西服也不见了，那是去年才花一千多块钱买的。她的衣服倒没什么值钱的，最值钱的那件大衣还在。曹小慧还是哭了。这决不是一个好兆头。本来战战兢兢打算要过苦日子，可在这特别的日子，却又遭小偷盗窃。难道真的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保卫处只来了两位年轻人，感觉是招聘来的临时保安人员。其中一位看了看门，说锁的质量不好，防撬板也不合格。

门是木头门，住进来时，就将原来的小碰锁换成了现在的三保险锁，也在门框上装了防撬板，可盗贼不知用了什么工具，连半截门框

都撬掉了。门框不结实，再结实的锁，再厚实的防撬板又有什么用。再说，锁和防撬板都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保安这样说，感觉不仅是推诿责任，简直就是故意幽默故意给人添堵。当保安要申明理写一个报案材料时，申明理气愤了说，我写材料有什么用，你们来了不勘察现场，不作一点记录，不想办法破案，却敷衍了事折腾我们。我们每月工资里都扣几块钱的治安费，你们拿了钱不负责，去，找你们处长来，来了让他给个说法。

保安瞪着眼盯申明理一阵，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不行，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按学校的规定，每个住在学校的职工每月都要交三块钱的治安费，这笔钱直接从工资里扣除。扣了钱拿了奖金请了保安却又不管事，职工丢了东西也不负责赔偿，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不行，申明理转身也出了门。他要到保卫处找找老爷处长，和他们理论理论。

曹小慧呆站着，她不知道该干什么。东西不能收拾，要保护现场，说不定马上保卫处的人就要来勘察。曹小慧觉得这案子并不复杂，很可能就是同楼里的家贼干的。如果不是家贼，外贼怎么能知道今天他俩都不在家。曹小慧开始想谁看到了他们早上一起出了门。但早上出门时，她根本就没注意别人，更没注意谁家在偷窥。再说，她平日也不和楼道里的人来往，许多人她根本就不认识，更不知道人家是干什么的。但这件事她觉得学校应该承担责任。从报纸电视里可以看到，外面经常清理闲杂人员，而学校却从来不清理。不清理也罢了，还让这些乱七八糟的人自由出入，甚至保护这些人安然地居住在这里。曹小慧甚至想，如果这次破不了案，学校就得给她一定的赔偿，不然学校就得有一个合理的说法。

第二章 被偷 (2)

等半个小时还不见有人来，曹小慧掏出手机给申明理打电话。接通，就听到里面人声吵杂，接着就传来申明理悲伤的声音，说，我被人家打了。

急忙问怎么打了，为什么打了。可申明理却挂断了电话。

曹小慧急忙跑出门。可门又没法锁。着急了在门口转一圈，又觉得也没什么可锁的了，再说，再傻的贼也不会在别人偷过的屋里再惹麻烦。曹小慧将门虚掩住，急忙往保卫处赶。

申明理的鼻子被打出了血，脸上也青紫了一块。这样的场面让曹小慧震惊。在她的脑海里，学校是自己的单位，自己是学校的教师，在自己的单位，不说有特别的安全感，至少不会被保卫自己的人打。简直是没了王法。今天豁出去了。曹小慧高声问是谁打的。一位穿制服的长脸男子说，谁也没打他，谁会打他这样一个疯子。

曹小慧吃惊得只能去看丈夫。丈夫根本不会疯，当然看样子也没疯。申明理躲开妻子的目光，但嘴唇颤抖得说不出话来，眼泪也无法控制就要流出。曹小慧一把拉住他的手，说，你不要紧张，也不要害怕，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找校长说。

申明理努力平静一点，然后指了长脸男子说，就是他打的。

今天干脆拼了。曹小慧转身一把揪住长脸男子的衣领，说，你厉害你就打我吧，要不然今天我和你没完。

保卫处长急忙拉开曹小慧，然后硬拉了让曹小慧坐下。处长说，事情是这样的，今天休息日，处里由吕科长值班负责。我听到出事了，就急忙跑来了，我来了事情已经过去了。你丈夫说保卫处的人打了他，吕科长和保卫处的人又都说没打。这不，我正在调查这事。

曹小慧一下站起高声说，人都打成这样了，怎么还说没打，还调查什么，没打这伤是哪来的。

保卫处长再次让曹小慧坐下，然后说，现在是法制社会，咱们干什么都要讲法。你说打了，周围的人都说没打，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无缘无故给谁扣一个打人的帽子。至于伤是哪来的，按在场的人说，是他乱打乱骂，我们的保卫人员抱都抱不住，所以碰在墙上碰的。

这是什么话！哪有自己往墙上碰的，明明是在偏袒自己的部下。曹小慧再一次愤怒了站起，但她不知该怎么办，只能指了申明理说你哑巴了。申明理擦把鼻子上的血，说，你别管，我已经报警了，也给领导打电话了。

保卫处长说，已经报警了，那就等警察来处理吧。

保卫处长要走时，曹小慧把他挡了下来，说，你们的人打了人，事情不处理你不能走。

保卫处长也不说什么，转身在办公桌前坐下，然后掏出一支烟点了，悠闲了自顾吸烟。

派出所打来了电话。电话是处长接的。接完，处长对申明理说，派出所要你们当事双方先写个事情经过的材料，我们也写个调查意见，然后一起送到派出所。如果有打伤的，先到医院疗伤，再到县级以上医院开具伤情鉴定，然后等待处理。

曹小慧的感觉就是推诿扯皮。细看保卫处长，一副居高临下猫玩老鼠地看着她。她能读懂这种眼光，也许这种眼光也不止这一回，玩弄这样的把戏，他已经驾轻就熟。作为处长，他心里当然清楚他的部下会打人，也清楚用什么方法打，但他更清楚，打了说没打，谁也没有办法。曹小慧愤怒了说，你是领导，你这样假惺惺的，连我都感到羞耻。

第二章 被偷 (3)

保卫处长仍然那幅模样说，你们都是教师，也是有文化的人，怎么一点道理都不讲。现在是法制社会，什么事情都得按法律来，按程序来，如果谁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这个社会还有没有秩序。

就算打人的事移交到了派出所，但被偷盗的事总该有个说法。保卫处长说，这件事我们不仅要管，而且要管到底，而且要成立一个专案组负责破案，你先写个报案材料，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侦破。

话说得好听，感觉还是官腔。曹小慧问如果破不了案怎么办。保卫处长说，破不了那谁也没办法，如果天下的案子都破了，那我们就成神仙了。

破不了案谁也没办法，这是什么话。既然破不了案，还养你们这帮人干什么。曹小慧不饶了说，我们每月出三块钱，一年三四十块，这笔钱买保险也有个赔付，买你们看门，你们却只拿钱不管事，丢了东西却不负责赔偿，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买卖。

保卫处长却一下笑了，然后说，都说现在的女人厉害，没想到现在的女教师更厉害。你说，你掏钱买谁看门了，哪个人是你掏钱买的，老实告诉你，我转业前，是野战部队的副团长，如果你掏钱买我，别说你那三块钱，你掏三十万，也未必能买得了我。再说，我们破不了案你不饶我们，那你教的学生怎么样？是不是每个都成了材，那些考不上研究生的，找不到工作的，你赔他们学费了没有？他们是不是也要你赔偿他们的学费？

曹小慧说，我们教的学生，即使考不上研究生，他也学到了知识，拿到了文凭，而我们交了钱，又得到了什么？你必须得回答我。

保卫处长说，你得到了生命，如果没有我们，你早被人拐卖了，早被人*了。

简直是一帮地痞无赖。曹小慧想骂，又没敢骂。曹小慧强压了怒火说，我希望你讲事实，你给我讲一讲，保卫处成立以来，抓住了几

个小偷，在哪里抓住的。

处长说，我也没必要告诉你，如果你不讲道理甚至是诬陷我们，那我也没必要再和你费什么口舌。说完，保卫处长转身走了。

保卫处长一走，包括围观的保安，也都嘻嘻哈哈笑着走了。

看来也只有找校领导了，看来也只能找校领导说理了。本来是受害者，本来被打了，可现在好像成了无理取闹者。气愤，恼怒，使曹小慧的嗓子都有点发疼。出了保卫处，曹小慧就决定直奔校长家。她倒要看看，这些事究竟有人管没人管了。

不知什么时候生物系的吴书记跟了上来。吴书记是申明理的领导，吴书记说，以我的看法，这事找谁也不好办，除非你能拿出确凿的证据，但我想很难，如果没有特殊的关系，即使有人看到打了，可谁又会出面为你作证。

事情确实是这样。申明理无奈了说，即使打人的事他们不承认，但他们平日的工作有没有过错？比如清理整顿校园环境，清理整顿闲杂人员，人家学校外面的都清理了，咱们学校里面的都不清理，不仅不清理，还到处藏污纳垢，你看我们那栋楼里，什么人都有。这次被盗，很可能就是那些人干的。这次如果学校再不清理，我就告他们不作为。

吴书记摇摇头，说，也没那么容易，你别看他们是闲杂人员，但哪一个闲杂人员也不闲杂，他们都有一个可依靠的靠山，如果没有，他们就不可能在学校呆下去。比如学生楼前那个卖水果的，就是后勤处一个副处长的亲戚。那年整顿，没后台的小商小贩都被撵走了，水果摊不但没被撵走，还以给学生服务为由，后勤出钱给搭建了遮雨棚，铺设了水泥地。当然，卖水果也不只是卖水果，逢年过节，相关领导家的水果肯定不用自己买了。倒不是领导看重那么点水果，我是说人家和领导的关系要比一般的教师更密切，领导可能不认识你们，但认识这些闲杂人员。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些人。

第二章 被偷 (4)

这倒让曹小慧又想起了那件事。那年她坐汽车回老家，旁边两个中年汉子很快聊成了熟人，然后互相谈起了最近的生意。其中一个中年男人说他这次给大学送了一批床板。中年男人得意了说，床板送去，总务科长用尺子左量右量，说床板不合格，厚度不够，木条也太碎太小，之间的缝隙能伸进一个巴掌。要降价才收。中年男人说他知道是什么原因。中午他提了点礼物包了五千块钱的红包去家里找科长，科长什么也不再说，下午不仅收下了床板，而且开票时，让他整整多开三万块，说要给职工们发点福利。她当时听得都有点心惊肉跳，但人家就像叙述普通家常那样叙述。回到家后，她还是把这件事和父亲说了，父亲听后说这有什么，商业就是这么个规矩，全世界的商人也都差不多，钱从手里过，哪能不湿手，只是中年男人在公共汽车上说这话，这张大嘴很危险。然后父亲又止不住告诉她，说家里能有现在的生活，也多亏他干了几年小学总务主任。父亲叹息了说，管人管钱管物，都是高风险的行业，你不贪往往也不由你。父亲说有次校长拿来一张买煤的发票要入账报销，他知道一年的用煤已经买过了，账也报销过了，最近也再没买煤。但校长要报销，他也不能说不报。父亲说他当时刚干总务，心里有点怕。但报销后，一万多的煤款校长只拿了一半，另一半留给了他。父亲说以后经见多了，他也就不怕了，而且像燃煤这样的消耗品，报多少他也不怕，反正是烧掉了，死无对证，而且报销得越多，他和校长的关系越铁，几乎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父亲只有初中文化，在县城的小学教了大半辈子书，只到五十几岁，学校才说父亲的知识实在是老了，要父亲退出教学一线。于是父亲做了总务主任。没想到却是因祸得福，用父亲的话说，如果年龄小几年晚退休几年再干几年，那咱们家就好了，不仅能给你哥买结婚那套房子，我和你妈，也不用再住在这破平房里。这些话她当时听了并没太多的感觉，现在不知为什么，曹小慧突然一下觉得自

己是那样地渺小，而那些管人管钱管物的人，却一下高大得让她胆寒，高大到了让她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可就在几秒前，她还是看不起这些人的，她还是认为自己是主力教师，是学校的主体，用文件上的话说，教师是学校的中心，而别的一切，都是为教学服务的，也是为教师服务的。

曹小慧放慢脚步看眼吴书记，一肚子理直气壮要找校长的她，突然一下像漏了气的气球，感觉没有了一点力量，也没有了一点胆量。再看一眼申明理，感觉他也有点畏缩，低了头拖着双腿像上刑场。要不要去找校长，还有没有那个必要。吴书记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终究还得做出一个处理决定，要处理这样的问题，学校领导不出面，光靠保卫处恐怕也不行。你们找找校领导，让学校出面处理，可能会更公正更有效一点。

好在学校地方宽敞环境不错，校领导都住在校园。摁响校长家的门铃，曹小慧的心就不住地乱跳。好在门很快就打开了。隔了防盗门，一个中年女人问找谁，有什么事。曹小慧判断不出女人是不是校长的夫人，但她还是简单说了什么事。女人立即说，这事不归他管，你到二楼找管后勤的周校长。

第二章 被偷 (5)

校领导住在同一个单元，这个单元也是专门为校领导设计建造的。下到二楼，同样是一个女人来开门。这回曹小慧不说什么事，只说自己是学校的教师，有重要的事要找周校长。

今天是休息日，周校长家却高朋满座，热气腾腾。在客厅，有四五个人在和周校长坐在一起说笑，感觉像老朋友聚会。要不要进去？曹小慧在客厅门口犹豫半天，还是决定不打扰人家。见周校长疑惑了看她，曹小慧说，周校长，我找您有点事，您能不能出来一下。

周校长犹豫一下走了出来，把曹小慧和申明理领入小客厅。

小客厅铺了地毯，感觉是羊毛的，蓝底红花的图案，透出一股逼人的高雅和富贵。要不要脱鞋？要不要进去？当周校长再次和蔼了要他俩进来时，曹小慧才小心地迈上地毯。但地毯厚实的下陷感，让她觉得自己的心也陷了下去。

申明理像个罪犯，低了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看来只能靠她来述说了。但刚开口，所有的委屈却一下涌了出来，几乎来不及让她控制，便呜地一下哭出声来。

周校长一连说几声不要哭，有什么话慢慢说。看曹小慧哭得伤心，又起身亲切地拍拍曹小慧的肩，以表示安慰。曹小慧努力止住哭声，但巨大的悲伤却一时难以控制，抽泣和哽咽让她难以说话，也无法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申明理咳一声清一下嗓子，然后开始叙述。

周校长坐回沙发上认真听完，然后说，这件事刚才保卫处的同志打电话来，已经向我汇报了一下，情况我也大致了解，你说的和保卫处说的，有一定的出入。但不管怎么说，发生了偷盗事件，保卫处有一定的责任，至于打没打人，我已经指示他们彻底调查，如果真打了人，一定会严肃处理。

周校长的语气很中肯，但曹小慧却感觉不到周校长说了什么，好像是什么也没说，至少是听不出责备谁，支持谁，连个倾向性也没

有。曹小慧说，他们打了人让他们来调查，他们怎么会承认他们打了人。如果真要调查，就应该学校出面调查，这样才能保证公证客观。

周校长起身给曹小慧和申明理倒一杯水，说，你想的没错，你的心情我也能理解，但你没站在学校的立场上看问题。你知道，学校有职能部门，什么事什么部门来管，是有规定的。比如讲课是你的职责，如果别人抢了你的讲台，那就是越位犯规。学校的保卫处就是负责处理治安事件的职能部门，不让他们处理，再让谁去处理。

曹小慧满腔的悲伤又转化成了愤怒和焦急。周校长这样的口气，这样的解释，分明是在敷衍了事，分明是在哄三岁的小孩。太小看人了，我们再无能再平民，也是硕士学位大学教师。保卫处的是处理治安事件的职能部门，但现在的问题是和保卫处发生了冲突，这事就应该由学校或者第三方来处理，在法律上，也有回避的制度。曹小慧一口气说完这些，然后提出由学校纪委出面调查。周校长不高兴了说，这种治安事件也不归纪委来管，如果纪委出面，你就去找党委书记，因为纪委归党委管。再说，你们不是报警了吗，既然报警了，那就由警察来处理。但不管处理结果如何，学校都会尊重公安机关的意见，然后做出相应的处理。

感觉不仅是官腔，简直就是玩游戏，而且感觉周校长是站在对立面或者把她当成了敌对者。怎么就不能站在教师或者老百姓的立场上说几句话？记得有次大会上周校长曾讲过话，他的讲话是那样地鼓舞人心，虽然他的讲话中心内容就是两句话，一是保障，二是服务，但听着却让人倍受鼓舞，感觉周校长就是远航的舵手，就是一位慈祥的保姆甚至是母亲。可现在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哪怕是为她做半点主，她心里也是个安慰。事情是报到了派出所，但被打的毕竟是你的职工，你的部下。一阵悲伤又涌向曹小慧的心头。曹小慧争辩说，报派出所又有什么用，保卫处的门口，就挂着治安派出所的牌子，派出所的人来，也得听他们的，他们人多势众，我们势单力薄，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第二章 被偷 (6)

周校长说，你的心情我理解，但现在是法治社会，什么都得依法办事，你以为我的权大，但权再大，我也得依法行事，如果没有确实证据证明人家打了你，即使我换成你，我也没办法，我总不能凭空给人家扣一个打人的帽子。

这话好像和保卫处长说得一模一样。曹小慧清楚，再说下去，也不会再有什么结果。打人没有证据，但每月扣三块钱的治安费却是白纸黑字。收了钱不管事，天下总不会有这样的道理。曹小慧将话题转到收费和被盗上，然后提出追究保卫处的责任和赔偿损失。

从脸色上看，周校长明显地有点不高兴。果然，周校长说，你们是教师，应该比我更懂得道理，国家也出钱养了警察，你在大街上丢了钱，是不是也要警察来赔偿？还有，如果你在外面小区买了商品房，你也要交治安费，如果丢了东西，小区物业是不是也会赔偿你损失。如果要赔偿，那也要国家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可能是看到曹小慧又快哭了，周校长缓和了口气说，其实你不知道，让职工出治安管理费，也不是学校的决定，而是上面的指示，目的一方面是群防群治，另一方面也是给没有工作生活困难的居民安排个工作，让他们也有饭吃，也有事做，不至于无所事事干些偷鸡摸狗的事情。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老实说，成立治安队，招聘的保安里面，就有曾经的违法人员，也有刑满释放人员，而且上面还特别强调要安排好刑满释放人员。不安排怎么办，难道要逼他们重新犯罪？所以说，如果你站在全社会的角度考虑问题，一切你都能够理解。

看来再说什么都是枉然。但来时一肚子道理，现在却一下变成了不讲道理甚至是无理取闹。这让曹小慧更不能服气。但想想，也再没别的话说。只能要求学校清理闲杂人员，整顿学校的治安环境。周校长说，你的建议我们会认真地考虑，也会认真地加以研究，找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但像你说的不分青红皂白全部赶走，也绝对不

大可能，因为学校的后勤管理已经迈向了社会化，学校也离不开这些人的服务，离开这些人，别说学生的吃饭会发生困难，就是教职工的生活，也会发生许多不便。老实说，这些人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优质廉价的服务，也为学校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不仅不应该歧视他们，而且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怀和帮助，这也是一个文明人应该具备的善心和素质。

感觉谈话只能至此了。曹小慧什么也不再说，站起身默默地往外走。申明理也默默地跟了出来。

回到家，天已经黑尽。看着破损的木门和满地的衣被乱七八糟，两人的心又痛得缩成一团。这是个什么破家，谁家的家又是这么个样子。曹小慧真想立即离开，心里也突然无比地厌恶。但到哪里去？又能到哪里去？她只能呆站在地上。

申明理却像个罪人，好像一切罪过一切倒霉都源自于他。申明理开始默默收拾东西。

将褥子铺到床上，再拿起床单，上面沾了不少的土，还有一个大脚印。这脚印肯定是贼留下来的，这可是破案的重要证据。申明理拿着床单犹豫一下，又觉得证据还有屁用，把贼堵在这里，人家也未必肯来抓。拿了床单到门外抖干净，铺到床上，然后对曹小慧说，跑了一天，你也累了，你先上床休息吧，剩下的我来收拾。

第二章 被偷 (7)

再收拾也还是这么个破屋，而且处处都感觉有贼的气息，处处都不安全。这样的屋别说晚上不敢睡，白天睡了，也会恶梦不断。曹小慧呆站在那里，从来都没像今天这样感到自己是那么的渺小，渺小得不堪一击，渺小得毫无力量，渺小得可有可无。在这之前，她是自豪的，也是骄傲的，骄傲和自豪的动力，来自于她大学教师的身份，来自于一肚子的知识。可现在，却突然觉得还不如一般的百姓。一般的百姓武孔有力，敢作敢当，遇到事情，靠自己的力气就能解决。就像住在车房给学校科研处领导开车的小马，只身从农村来，自己动手将车库改造一番，就是一个温暖安全的小家，而且还在外面用铁丝网围了鸡窝，养了不少的鸡，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而申明理有什么，什么都没有，肩不能挑，手不能拎，别说自己动手整治一个家，让他安装防盗锁，他也安装不好。百无一用是书生，今天，他才明白了这话的道理。

默默收拾东西的申明理突然说，这个鬼地方我是再也不想呆了，这次想方设法，我也要调离这个鬼地方！

曹小慧从鼻子里哼一声，说，你往哪里调，哪里会收留你！现在博士都多得满街跑，你一个小硕士，职称也只是个小讲师，哪里会要你。

申明理愤怒了说，不行我就到工厂，就当个普通的劳动者。我一个同学在机床厂工作，月薪六千多，挣一年顶我几年。

曹小慧说，你一个学生物的，人家机床厂要你干什么，你能给人家干什么。一个大男子汉，从来就没有一点志气，没有一点雄心。你怎么不看看你的同学王博，人家一口气读到博士，只工作两年，就是副教授。现在怎么样，房子分到了，副院长也当上了，几十万的科研费也申请到了，私家轿车也买上了。你看看人家过的什么日子，你过的又是什么日子。如果你还是个男子汉，你就发奋争一口气，也拿一

个博士文凭，也争一个一官半职，不说让老婆荣华富贵，即使你让人打了，也有人为你做主，我也高兴死了。

读博士倒真的是一条出路。按规定，博士毕业后满两年就可以直接定副教授，而且不受职称限额的限制。而他工作了十二年了，还一直没凑够副教授的条件。如果也像王博那样前年就定为副教授，去年最后一次分房，他也能搭个末班车。学校分的集资房，每平米不到两千块，不及外面房子一半的价格。但这个年龄再出去读博士，不说读起来费事，经济上也无力承担。曹小慧立即说，谁让你到外面读了，咱们学校就有哲学博士点，为什么还要舍近求远。

申明理所在的生科院没有博士授权点，但史哲学院有哲学专业的博士点。一个学生物的，拿一个哲学博士，不伦不类。曹小慧立即说，怎么就不伦不类了，博士就是博士，谁管是什么专业。那么多学理工的人拿了哲学博士，结果怎么样，哪个没享受博士学位的待遇？不仅享受所有的待遇，不少还当上了领导。

道理也是对的。有个博士文凭，面前的路就会宽一些，可以随意调动跳槽，也可以走仕途官场。前年选派高学历人才到地市，学校一下就选派了四名有博士学位的去当市长助理，现在两年不到，已经有两人转成了副市长，另两位虽然还是助理，但专车秘书司机，应有尽有，每次回学校，前呼后涌，羡慕得全校人都眼睛发疼。但跨学科读博士，除了考试，还得做论文。上大学时，他最不感兴趣的就是哲学这一类的东西。学不感兴趣的，当然是一种痛苦。曹小慧又立即批评说，什么东西不是人学的，博士招生又不统考，再说在职哲学博士报考的人又不多。至于做论文，哪个不是从那几个哲学老祖宗那里抄来的，别的你也不用抄，把*恩格斯的抄上百分之一，再结合目前的形势加工加工，谁敢说你的论文不好不对。

曹小慧是在鼓励他，也是给他壮胆，这一点申明理清楚。但如果考，他也确实不怕。史哲学院的情况他也了解一些，除了招全日制脱产博士，还设有一个在职人员班，来上这个班的，除了本校职工就是

党政管理人员。和这些人一起考试，他应该没什么可怕的。如果考取，本校职工可以享受学费减半，大概每年只掏四千块就够了。混文凭就混文凭吧，反正混文凭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反正混文凭的人也不是我一个，反正有水平没文凭空口无凭，反正有能力没学历无能为力。人家能混，咱也能混。想通了，心里也坦然了。申明理下定了决心。今天就开始准备，早一天拿到博士，早一天拥有机会。申明理说，我听你的，明天我就去打问一下什么时间报名。

第三章 借钱生情 (1)

虽然以前就说过，如果买房，家里会借点钱，可是事到临头，谁都打了折扣。申明理跑了一趟老家，兄弟姐妹借遍了，才带回来六万多。曹小慧的父母答应过借五六万，打电话真借，母亲却说没那么多，只有三万块，然后还一再叮咛，千万不能让哥嫂知道。

已经是箭在弦上，房子必须得买，不吃不喝卖了裤子也得买。现在，她看到自己住的屋，就感到屈辱，也感到低人一等，仿佛自己也是那些打工的。那天她也没请木匠，自己找了一块木板用刀砍了一下，然后将被撬坏的门框钉好。她相信，偷了她的贼已经很是失望，绝对不会再偷二次；没偷过她的贼进来，也再没什么可偷。

只能向同事借了。但借钱给人，那是没事找事，甚至是自找倒霉，没有特殊关系，谁会轻易把钱借给别人。

如果有同事能给她借钱，那么这个人也只可能是门亮。最近两年，特别是这一阶段，门亮见到她，眼里总是放出异样的光芒，如果开会学习，门亮总是死死地盯着看她。五一节学院组织旅游，在一个卖纪念品的摊位，她觉得一个项坠很好看，只是一百多块钱太贵。她放下项坠走开后，他却买了，而且买了两个，然后把一个硬塞在了她的包里。她当时没坚持还给他。过后她就有点后悔，怕从此门亮更进一步纠缠不清。可是没有。她清楚，并不是门亮没有了那种心思，而是他知道怎么克制，或者说他想给她点东西的心愿已经得到了满足。门亮不但有钱，也有车有房。也许向他借点钱，他有可能答应。

只能借一点算一点，一点一点往齐凑吧。她决定给门亮打电话，请门亮吃饭，然后在饭桌上提出借钱。

查门亮的课表，门亮今天没课，应该在家里。又怕门亮午休，曹小慧决定等到下午三点以后再打电话。

曹小慧想洗个澡。感觉浑身都脏了，也许还有味道。如果请人家吃饭，这副脏样子当然不行。

家里没有洗澡的设备，这些年她一直都在学校的洗浴室洗。但每次去洗，她都感到羞愧，因为到公共浴室洗澡的，除了学生，就是没房的困难职工和来校务工人员，青年教职工，也很少能看到。*裸地和学生搅和在一起，把自己*裸地展示给学生，她还是很难为情。所以每次去洗澡，她都是选择晚上，而且低了头快地走，见了人也装没看清。现在光天化日，人来人往，学生也多。曹小慧犹豫一阵，决定在家烧一盆水，用大洗衣盆洗。

洗衣盆是一个紫色大塑料盆，直径没有一米也差不多，洗被套洗床单绰绰有余，但洗澡还是小了点，也浅得多。站到里面，水只到小腿肚，坐到里面，腿却没处可去。只能蹲着擦洗一下了。

弄了满地的水，感觉还是没洗干净，甚至感觉有的地方就没沾上水。盆里的水已经泼洒得只剩半盆。起身往盆里再加水时，申明理开门走了进来。申明理愣一下，说，吓我一跳，赤条条的干什么呐。

明明在洗澡，还问干什么。曹小慧没好气了说，干什么，跳艳舞呐，只是舞台小了点。

正好让申明理帮忙洗一洗。申明理接过毛巾，说，天又不热洗什么澡，是不是要出去。

当然是要出去。但要不要告诉他向门亮借钱，曹小慧一下有点犹豫。她觉得还是先不说为好。一是如果借不到钱，也免得让他小看。二是请门亮吃饭，带上他去会不方便，不带他去又会误会。曹小慧说，让你向同事借点，不知你张没张嘴，有没有点希望。

第三章 借钱生情 (2)

他一开始就不抱什么希望。这些年忙忙碌碌，也不知干了些什么，虽没得罪人，但也没结交朋友，感觉和大家都是同事关系，没有一个铁哥们儿。如果借钱，一般的同事根本不可能。事实也如此。他们教研室的马老师平日爱吹自己有钱，他试探性地刚说借钱，人家就立即说最近没钱，钱借给了妹夫。申明理不知该怎么回答曹小慧。他只能边给她擦背边说，这年头，钱就是命，没有特殊的关系，谁肯把钱借给别人。

申明理的话，让曹小慧借钱的信心也减了一半。刚才，她还是充满信心的。但她还是相信门亮，相信自己的判断。如果门亮有钱，肯定不会一点不借，很可能是数量多少的问题。

洗浴后，曹小慧感觉清爽了许多，也精神漂亮了许多，信心也增加了许多。照照镜子，感觉皮肤还是有点干燥。贴了面膜，打开衣柜又找不到合适的衣服。连试几件，都不合适，感觉都有点过时。连换几件衣服后，申明理忍不住问要干什么。申明理说，又不过年又不过节，打扮这么隆重有什么意思。

曹小慧生气了说，难道只有过年过节才穿衣服吗？

可穿来穿去，明显是有什么重大活动，而且还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而且还不告诉自己的丈夫。申明理斟酌半天，说，结婚也没这么打扮，打扮得这么仔细，是去上台演出还是去约会朋友。

人家的女人有空就化妆打扮自己，而她有空却是收拾家务洗锅做饭，不仅不化妆不打扮，连洗漱都是匆匆忙忙。想起这些，她心理就难受。曹小慧没好气了说，反正是去干坏事，但干什么，今天偏不告诉你。

但他一定要弄清她去干什么。申明理说，我能猜出你去干什么，很可能是去借钱。

明明知道，还故意要问，好像借钱很是光荣。曹小慧伤感得想哭。她什么也不想说，扔下手里的衣服，转身坐在了床上。

精心打扮，当然是向男人借钱，如果是向女人借，打扮成这样，不但借不到钱，说不定会泼一身醋。申明理本不想再说什么，但心里就是发酸。他还是忍不住说，我想知道你向谁借，该不会是那个秃头房老板吧。

竟然还吃那个房老板的醋，曹小慧觉得好笑，也觉得申明理小看了她。别说什么秃头老板，即使学者教授，不是才貌双全，她也不会多看他一眼。曹小慧厌恶了说，你除了嘴上有力，你再能干什么。你以为你老婆是*，你以为我会看上老板的钱。我如果真的看上老板的钱，我早就是亿万富姐了，今天你别说看着我，你见我一面，比登天还难。

申明理不再说什么。但他却更想知道她要向谁借钱，而且这个问题憋在肚子里胀得他心都发慌。钱这东西，没有点特别的关系，谁又肯轻易借人。申明理在地上转一圈，说，昨天我收到一条短信，说他们可以无担保贷款，要不我回个电话试试？

曹小慧一下火了，说，你是傻瓜还是白痴！骗子的话你也要相信吗？难道你还嫌骗子骗得不够，你还想送几个钱给骗子？

申明理说，那怎么办，亲戚又没钱，不沾亲不带故人家又不借，你说怎么办。

曹小慧一下明白了，他是故意这样说，故意逼她说出向谁借钱。说出来又怎么样，借钱有什么秘密，何必要偷偷摸摸。但他用这种方式逼她说，她还真不想说。曹小慧不想理他。曹小慧起身来到电脑前，打开电脑，安心查她的资料。

第三章 借钱生情 (3)

三点过后，曹小慧觉得门亮如果午休也该起来了。要打电话时，才发现申明理一直在看着她，样子有点可怜兮兮。曹小慧突然一下觉得自己有点过分。自己的丈夫，不关心这些关心什么。曹小慧说，怎么样，我向谁借钱研究出来了没有？如果研究不出来，我告诉你，是我们教研室的门老师。门老师为人仗义，也大方豪爽，有点宋江的味道，好多年前我们一个同事结婚缺钱，他一下就借给了三千。那时的三千，也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三万。

申明理认识门亮，但不熟悉。感觉门亮还像个学者，不至于偷鸡摸狗。申明理自我解嘲了说，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向谁借，借到钱就是好钱。

申明理走后，曹小慧开始拨门亮的电话。不知为什么，曹小慧却止不住有点紧张。拨通，又一下有点张不开口。本来想好了怎么开头怎么过渡，但曹小慧却突然想直说。曹小慧说，今天晚上你有没有空，我请你吃饭。

门亮显然没有准备，他脱口问有什么事。曹小慧想说借钱，又难以张口，也觉得这种事不好在电话里说，更何况她想多借一点。曹小慧说，是有点事要求你，我想在饭桌上说。

门亮说，有什么事你就放心说，只要我能办到，上刀山下火海，我在所不惜。

门亮如此爽快，曹小慧也轻松了下来。她也想用玩笑的口气来说这件事。曹小慧说，没那么严重，更不要你上刀山下火海，只要你出点血就行。

门亮说，我虽不是热血青年，但热血我倒有一腔，只要你需要，我随时奉献。

再不能开玩笑，再玩笑，也许会说出更玩笑的话。如果扯到男女情感上再提借钱，那就有点像交易了，谁心里也别扭。曹小慧说，

我最近看好了一套房，就是价钱高得吓人，如果买，首付我还差一点，我知道你是大款，我想让你当一回黄世仁，借点高利贷给我，到时不用你逼，我一定会主动连本带利都还你。

门亮一下笑了，说，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原来是让我当黄世仁。我穷得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不多的几个钱了，你说吧，缺多少。

曹小慧心虚了说，你知道，买房需要的钱多，我还缺四五万，但你能借我多少，就借我多少，少了不嫌少，多了也不嫌多。

门亮说，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什么时候要，我给你送货上门。要不这样吧，今晚我请你，到时或者给你现金，或者你给我一个卡号，我把钱转到你的卡上。

挂了电话，从兴奋中平静下来，门亮才觉得事情还真的有点麻烦。家里钱倒是有些，他估计最少也有五六十万。但这些钱都在老婆的手里，这些年他基本上是甩手掌柜，花钱伸手，吃饭张口。当然，这些钱基本上也是老婆挣的。老婆在后勤处公寓科当科长，管着两三万学生的住宿，管着新生被褥日用品的采购，每年从她手里流出的现金，大概在一百万左右。负责花这么大一笔钱，虽然他一再告诫她必须廉洁自律，但总还是有点推不脱的钱、拿了也很安全的钱。

所有的存折都放在卧室小字台的抽屉里。抽屉的钥匙他也有一把，他虽然不管钱，但象征主权的钥匙，他这个家长不能没有。打开抽屉，再揭开纸鞋盒，家里所有的财宝便展现在眼前。最上面是两个活期存折，这是他和她的工资折。下面，便是一年期三年期不等的定期存折。门亮数数，竟然有十七张。他虽然不是第一次看到这些东西，但自以为自己是学者，算钱管钱，应该是妻子的事情。洒脱得竟然从没数过，更没算过。这么多的存折还是让他振奋。仔细看，存折的面额都不大，一般都是一两万三四万，最大的一张也才七万。可见都是随有随存，而且有两张的存入时间很近，相隔只有四天。今天，门亮想算算究竟存了多少。本想找个计算器来算，又觉得没那个必要。粗略口算一遍，大概是七十四万多。

第三章 借钱生情 (4)

存折的下面是国债等票证，有厚厚的一沓。粗略看看，大概也有十几万。门亮懒得细算，反正这么多的钱，已经让他喜出望外腰板硬朗了。

这么多的钱，借几万给人当然是没一点问题。但如果告诉老婆真相，而且要借钱的是个女同事，老婆肯定不会答应。不但不答应，很可能会被审问审查，审查清了，钱也不给借了。但不说借钱给谁，一次要那么多钱又干什么。门亮想半天，也想不出一个能让老婆拿出四五万块钱的理由。

存折有六七张已经到期，可能是最近新生报到比较忙，妻子并没整理这些存折。究竟有多少张存折，也许妻子也记不大清。

答应晚上和曹小慧一起吃饭，时间只有几个小时了，而且再迟，银行恐怕也要下班。手拿这么多的存折，却看到吃不到，门亮一下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在地上乱转一阵，还是想不出办法。再将存折拿起细看，存折的户名绝大多数写的是他的名字，有几张是儿子的名字。门亮清楚，妻子知道他常用的密码，但户名写他的名字，密码不一定用他的。但他分析，这么多存折，总有一两张可能是用他的密码存的。门亮拣出几张，他决定到银行试试。

结果哪一张都不是他的密码。门亮不死心，反复试几次密码，却引起了银行工作人员的警惕。他虽然反复解释，银行工作人员还是让他回去好好想想，想好了再来。

出了银行门，门亮又无比恼火。这家长当的，这丈夫当的，也够窝囊的，竟然无权支配家里的财产。不行，今天一定得把钱取出来。

看来妻子已经真正的防范他了。妻子常说男人有钱就学坏，看来这绝对不是随便玩笑说说。这么些年，他还真没深入地想过这些问题。好像是从这几年开始，日子富裕了，妻子的心也细腻了，他的衣

服还不太脏，妻子就给他洗衣服。洗他的衣服时，妻子总要反复掏他的口袋，说以防把什么东西洗掉，掏出钱，便认真地去数，如果超过一千，就说钱多招小偷，疙里疙瘩也不方便，然后取掉一些。钱少时，她也会主动再给加一点，说男人身上不装钱，也不方便。好像总是将他身上的钱控制在五六百块。他一直还以为这是妻子的善良温柔，现在看来，妻子要比他想象得精明得多。

结婚这么多年，他确实没爱过妻子以外的女人，更没胡思乱想。漂亮的女人也确实让他感到兴奋，确实让他爽心悦目，但也只是看看而已，并没产生半点感情。去年大概也是这个时候，学院将会议室改成了乒乓球室。那天他也想去锻炼锻炼身体。但打球的人太多，便改为双打。也没有特意的挑选，他和曹小慧很随意地组合成了一对。上场时，曹小慧脱去了外套，只穿了一件月白碎花紧身半袖。只看一眼，他突然发现她是那么地美丽，那么地气质优雅，那么地摄人心魄。不仅她的身材婷婷玉立丰满动人，而且举手投足又是那么恰到好处活力四射。好像有什么魔力，他突然兴奋异常，而且激动得有点亢奋，恨不得就这样一直玩下去。回到家，她的身影仍然无法抹去，而且越不去想，越是要想，越想克制自己，越无法克制自己。这样强烈的情感还从来没经历过，连他都觉得不可思议。他原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情会逐渐地淡去，但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不仅不能淡去，而且越久越浓，有时简直要让他神魂颠倒，而且只要空闲下来，他就止不住想她，而且感觉想她的时候，是他最幸福的时候。但他清楚，一切都只能是想想而已。但看看她，想想她，他也就得到了幸福和满足。让他想不到的是，她要向他借钱，竟然要借四五万。也许她已经发现了他爱她，也许她已经看出了他的感情，要不然，那么多的人，她怎么会向他借钱，而且好像还很有把握。也许这一切都是天意：他突然爱上她是天意，她向他借钱，也是天意。如果真是天意，那就是不可抗拒的东西，那就应该任其发展，而且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第三章 借钱生情 (5)

站了想半天，还是想出了主意。他拨通妻子的手机，说他的两个研究生要出差查资料，财务室一时取不出现金，他要取点钱，问她密码是什么。妻子问需要多少，门亮说，去的时间长，大概要七八千。

妻子吴芸芸说，你来吧，我这里能够凑够。

真是倒霉透了。门亮着急了说，不行，我已经在银行了，而且银行的工作人员怀疑我是小偷，我得证明自己不是，你必须得告诉我密码。

吴芸芸小声说，密码是你手机号后四位再加我出生那天的日期。

门亮高兴得连身感谢。往回跑两步，又觉得不准确，又问出生日期是多少，一共是多少位。妻子又小声说，就是161912。

有两个存折加起来是五万六。干脆都取了。

急急忙忙回到家放好存折，这才感觉到汗水已经把衬衣湿透。仿佛经历了一场恶仗，嗓子也干得发疼。门亮长舒一口气，然后找出一瓶饮料一气喝干。把钱装在挎包里，在沙发上舒服地躺下，又担心妻子会不会准确记得她存了多少钱。如果记得，事情还是麻烦。但他知道，不管怎么样，他也不能承认取了这么多，就承认取了八千。凡人不开口，神仙难下手，死不认账，她也没办法。

看着一包钱，门亮兴奋得想跳舞。想想，这辈子还真没干过更大更刺激更鬼鬼祟祟的事。门亮止不住叹口气：这辈子活得，也太平淡了。

看了眼表，已经快五点了。必须在妻子下班前离开，不然的话，说不定会出什么岔子。

说好了六点整他开车去接她。将车开到她住的筒子楼，才五点刚过。门亮拿出手机给曹小慧打电话，问她干什么，现在出来早不早。曹小慧说随你，你什么时候来，我什么时候走。门亮说我就在你门口。曹小慧高兴了说我马上就来，然后拎了包急忙往外走。

要去哪里门亮早已想好了。那次一个在外地发了财的同学回来请客，就把大家请到了世外桃源。世外桃源在郊区，环境优雅，也有宽敞的停车场。他虽然买了车几年，但平日很少开，到现在，每次开车他都怕到人多车挤的地方。曹小慧也不问去哪里，高兴地坐在副驾驶那里一言不发。看来她是把她交给他了。也好，本来他是要征求一下她的意见的。现在不用了，把车开到郊区，看她问不问，如果还不问，那她就不仅仅是对他的信任，而是真真实实地想把她交给他了。

车开到郊区，门亮倒沉不住气了。他看着她玩笑说，你也不问我去哪，假如我把车开到荒郊野外，你也不怕？

曹小慧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她故意装出吃惊说，你觉得我会害怕？我怕什么，你一个大教授大款爷，腰缠万贯；我一个穷女子身无分文，难道我还怕你把我抢劫了不成。

门亮想说漂亮美丽就是最大的财富，但马上意识到这样说就有点钱色交易的味道。想说那也未必，你小心我活吃了你，也觉得不妥。他突然想起哪里看到的一句话：在心爱的女人面前，男人是胆怯的，也是笨嘴笨舌的。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只好什么都不说。

发现曹小慧一脸笑容在看着他，门亮的心猛然一动，方向盘都差点打歪。那天第一次打动他的，就是这样一张似友好似妩媚的微笑。他觉得是有点天意，而且觉得她也有点那个意思。不能说她也爱上了他，至少是知道他喜欢她，而且她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已经准备迎接他的爱意。要不然，她也不会如此坦然，如此毫不设防。

第三章 借钱生情 (6)

因为只有两人，服务员便把两人领到了小雅包。小雅包真的很小，在中间放一张小方桌，两人既可以并排着坐，也可以面对面坐。待门亮坐下，曹小慧坐在了他的对面。

点菜时，曹小慧声明今天她请客。门亮立即说，说好了我请就我请，你也不用客气，男士请女士，天经地义，咱们就按规矩办事。

曹小慧说，不行，又借你的钱又要你请客，我也太不好意思太不够意思了。

门亮将菜谱递到曹小慧的手里，说，不要再争了，我肯定不会让你付款，你想吃什么就点什么，不要怕花钱，我今天带了足够的钞票。

既然这样，那就真的没必要再争。看来他是真心爱她的。结婚以来，再还没有哪一个男人这样爱过她。一股温暖和幸福迅速涌遍她的全身。她看着价格，点了几样便宜一点的家常菜。门亮立即说不行。门亮接过菜谱，说，咱们要不吃海鲜吧，我看这上面的海鲜倒不错。

门亮真的点起了海鲜。曹小慧立即制止。曹小慧动情了说，向你借钱，我心里已经够难受了，我再不能让你破费。再说，借钱已经让你为难了，再吃喝浪费，你的负担也太重了。

门亮愉快了说，你不用担心，钱我已经给你带来，吃饭的钱，是我另带的零花钱。

钱已经拿来了？她还一直担心能不能借到，他的老婆会不会同意。曹小慧想问拿来多少，又觉得不好意思。但还是忍不住问了。门亮说，你不是需要四五万吗，我给你带了五万。

曹小慧简直不敢相信。但门亮的样子绝不会开玩笑，她也没有听错。也许是门亮看出了她的吃惊和疑惑，说，这几年我存了点私房钱，也不多，就这么几万，就都拿来了。

如同卸下了千斤重担，曹小慧浑身轻松得没有一点重量。她拼命控制住要涌出的泪花，说，我还担心借钱会给你造成压力和麻烦，想不到你存了私房钱。看来你的本事还不小，挣钱的门路也多。

门亮说，哪里有什么本事，我只不过是多工作了几年，工资也比你高几块，家庭条件也好一点，在经济上，父母也能帮助一点。

曹小慧知道，门亮是学校子弟，父亲曾是学校的一个什么领导，母亲也是高级知识分子，虽然多年前就都退休了，但家庭条件比较优越。看来，基础好就是起点高，哪里像自己，出身贫民，又嫁了个贫农出身。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当时真是幼稚无知。曹小慧说，我的父亲只是个小学教员，申明理一家祖宗八代都是农民，拼命搜刮了一遍，才凑了几万。想不到你非亲非故，却慷慨解囊，一下拿出这么多，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门亮心里温暖得有点沸腾，他知道她已经动了感情，而他心里带感情带热情的话，早已经汹涌翻腾。他想说不是非亲非故，你是我心里最亲的亲人，又觉得不行，还没到时候。想说能为深爱的人做点事，苦死累死心里也高兴，也觉得不行。还是克制一点为好。来日方长，一开始就迫不及待，哪里还像个有素养的知识分子，弄不好，倒让她误以为是别有用心的色狼。门亮谦虚了说，你也不用太客气，其实也是应该的。能给你帮点忙，我心里也是很高兴的。

曹小慧吃得很文雅，而且也不时地抬头看他，不时地招呼他吃这吃那。方桌很小，低头时，两人的头差不多要挨在一起。日思夜想的美人近在咫尺，伸手可及，而且能够感觉到她嘴里呼出的气息，门亮的心突然狂跳得几乎无法控制。下意识地想给她喂一片鱼。筷子伸到她嘴边，才一下意识到了荒唐，也看到了她稍显吃惊的脸色。他急忙将筷子收回，止不住在心里骂自己下作，骂自己笨蛋。还副教授呢，智商也太低了点，刚刚给人家借钱，就要占人家的便宜，这也太*太赤裸裸了。都是知识分子，如此浅薄，确实是文化含量太低。再说，真爱就是一种无私的奉献，真爱就是想把一切都给予对方。既然真爱人

家，就不应该时时想着得到和索取。门亮将那片鱼放到曹小慧的碗里，红了脸说，你尝尝，我觉得味道还不错。

第三章 借钱生情 (7)

看着曹小慧将鱼肉挟起放入嘴里，慢慢地咽下，门亮觉得他的心意也被咽了下去。只是菜太少了。刚才在菜谱上看到有鲍汁潦参，应该来一份，让她也尝尝。门亮叫来服务员，对曹小慧说，我再点几样菜，你别拦我，我要让你吃好，多吃几样。

这回曹小慧真的要流泪了。记得那年“五、一”旅行结婚去爬华山，爬到华山解放纪念碑那里，已经是半夜，她再也爬不动了。休息下来，却冷得无法忍受。旁边有宾馆，但看看都不敢去问价格。有出租军大衣的，但半晚二十五块钱也让申明理觉得太贵。旁边有卖稀饭的，热腾腾的稀饭又热呼又解饿，申明理还是嫌贵不买。那一晚，真的是难熬，两人冻得抱在一起取暖，浑身冷得哆嗦到天亮，才有一点下山的力气。现在想来，她真有点怀疑申明理是不是真的很爱她。如果真爱，他就不会心疼那点钱，他就会像今天的门亮一样，不仅唯一考虑的是她而不是钱，而且拿出几万块钱，竟然那么高兴，那么愉快，就像自己突然得了那么多钱。而申明理，在那样的情况下，竟然心疼那几十块钱，那几十块钱竟然比她更加重要，她想喝一碗热稀饭暖和暖和身子，他都不同意。

她也给他挟一块菜，放入他的碗里。她突然感觉自己心跳得厉害，脸也烧得厉害。还是说点学术方面的话吧。在学术方面，门亮应该是全院公认的权威，虽然只是副教授，但发表的论文和提出的观点，博得过不少同行的称赞。正想说什么，门亮却说，最近的金融危机越演越烈，波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对这个问题，你是怎么看的。

真是心有灵犀。曹小慧说，我觉得经济和任何事物一样，只要发展，就有变化，就有波动，不可能平稳得一条直线，波动和起伏，是很正常的事情。但要想波动减小，就应该宏观调控，这一点，还得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

门亮说，你说得没有错，但我认为，这次的金融危机，从表面看，是银行出了问题，但我认为实质上还是生产过剩，是生产出了问题。拿美国来说，首先是银行的房贷政策太宽松，零首付就可以贷款，什么人都可以贷款。买房太容易导致购买力过度，过度的购买力，又导致了房地产过热，生产出了过多的房屋，一旦绝对超过需求，房价就会大跌。全额贷款的买房人一看房价跌破贷款，买房人就会不还贷款而让银行收回房子。银行收回房屋当然还得出售，而且是低价出售，这样又使房价跌得更快，银行收回的房子更多。最终导致银行破产。

她也是这么看的，而且她还写了一篇论文。刚才她还以为他是随便问她这场金融危机的危害。曹小慧说，你的观点正是我的观点，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还写了一篇论文，你可别以为是我抄袭了你的观点。

门亮说，你那么高傲，别说你抄袭，怕是东西放在你面前，你也不屑一顾。不过我倒很想为你做点什么，如果你需要一些资料，我可以帮忙为你找一找。

其实论文写出来，也只能放在抽屉里。现在发表论文都要收费，而且动辄就是上千块，为发表论文，她已经花费了不少，当了房奴，就更没余钱来发论文了。曹小慧说，我评职称的论文已经发表够了，我也再没必要发表，随便写出来，也只是当讲义讲讲罢了。

第三章 借钱生情 (8)

门亮知道曹小慧要评副教授。门亮问曹小慧评副教授还差什么条件。曹小慧说，我没科研也没获奖，至少还差一项，现在只能凑够二点几分。

评副教授至少要凑够三分，光有教学项没有科研项也不行。但申请科研就等于申请经费，也等于申请钞票，当然不是那么容易。门亮说，申请科研课题我倒可以帮帮忙。我有个同学叫于利明，在省财政厅当副厅长，手里还有点权，科技厅的那帮人也要巴结他，到时我找找他，看能不能搞来一个课题。

曹小慧高兴了问一声是吗，又觉得不能再麻烦人家。她知道申请课题有多难。这些年她每年都申请，没有一次成功。门亮也要评教授，评教授更需要科研，他现在也没科研，可见他申请也不是那么容易。曹小慧说，借钱已经够麻烦你了，科研的事你就再别管了，我自己慢慢找机会吧。

门亮说，没什么，我和于利明的关系特别好，上大学时我们住一个宿舍，那时他家里困难，我没少帮他，我们家里的旧衣服，他能穿的都给了他，他不能穿得也给他带回了老家。现在他发达了，几次主动问有没有需要帮忙的，我都没说什么，如果张口，他一定会全力以赴。

这么些年他没张口求人家，并不是不需要帮忙，而是不愿轻易求人，求人对他说来也许很难。自己的事不求人，为了她却不顾一切，可见他是多么的爱她。曹小慧动情了说，你真的不要去求他，不管过去怎么样，现在去要课题，就是去求人家，我不想让你低三下四。

多么善解人意的女子。这些年他之所以没去求于利明，就是不想低三下四，就是不想麻烦别人，当然也有点抹不开面子放不下架子。自己的事，能过去就过去了，不求人不巴结人，倒也活得轻松自在。

但曹小慧的事他不能不管，而且他也特别想管，特别想办成。如果办成了，如果她明年就能评为副教授，她也是高级知识分子了，她心里的一件大事也算了却了。她高兴，他当然也高兴。但他不想再说。过几天悄悄去找于利明，设法办成，给她一个惊喜。门亮兴奋地转移了话题，说，你认为这场金融危机该怎么应对。

曹小慧手握茶杯看着他说，金融危机虽然是生产过剩，但我觉得还得用货币这个杠杆来调节，调节生产，调节消费，调节各方面的平衡。

门亮一下笑了。说，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我有时想，什么是货币？按现在的说法，货币是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而且有五大职能。我觉得都不够全面，都不够准确。我觉得货币最大的职能，就是调节经济的关系，调节社会的关系，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调节人与人的地位。总之，在一个经济社会，它什么都可以调节。

她俩所在的财经学院虽然没什么名气，但有七八个教授，对有些教授的水平，曹小慧向来不屑一顾。也不知他们是怎么当的教授，也许当了教授就船到码头车到站，不看书不看报，不调查也不思考，有空不是打牌就是闲转，要谈论的，不是电视里的故事，就是张家长李家短，和家庭妇女没什么两样。至于讲课，也只知照本宣科。门亮确实有点水平。曹小慧说，你为什么还不写一本书，如果写一本书，即使不能走红，也可以确立你的学术地位。

门亮笑了谦虚说，我哪里就有那个水平，再说我目前的地位目前的才能，许多观点未必有人认可，当然我也没达到成名成家的水平。再说有时我也不想再教书，想到外面换个行当干干。我还有个同学是一家大贸易公司的老总，他曾经请我去他那里，说可以给我年薪十万，我犹豫再三还是没去。

第三章 借钱生情 (9)

曹小慧说，如果是我，我倒想去。我目前急需的是钱，能挣钱，我还能有什么选择，如果你觉得可以，你能不能帮我推荐一下。

他那年没去贸易公司，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不想和他们为伍，觉得那里乌七八糟尔虞我诈，他还是更愿意活得单纯一点，活得简单一点，活得轻松一点。他都不愿意去，曹小慧就更不能去了。女人一旦进入金钱世界，就没有几个能够洁身自好。更何况这位同学就是个花花公子，女情人女秘书女办公室主任一大堆。漂亮高雅的曹小慧去了，那就是肉包子打狗，正中狗嘴。这绝对是不可以的事情，他不能把一个清纯的女学者糟蹋成一个交际花。只怪刚才急于显摆没仔细考虑。门亮不再说这件事，他转了话题提出真的合作写一本书。曹小慧高兴了一口答应，她真的愿意做他的助手。曹小慧突然一下觉得眼前一片光明，道路一片平坦。今天最大的收获，并不是借到了钱，而是结交了门亮。门亮是有办法的，门亮能够把她带到一个新的境地，让她站到一个广阔的高点。凭门亮的才能，凭门亮的社会关系，跟着他，前途肯定一片光明，机会肯定还会很多。就在昨天，她还一片悲观，以为自己这辈子只能默默地教书，默默地当房奴，挣一辈子，吃一辈子，一辈子默默无闻，最后平平常常地老死。曹小慧默默地剥一个虾放到门亮的碗里。再剥一个再放到门亮的碗里。

门亮继续转移话题说，我有一套光盘，都是全世界顶级经济学家的讲座，哪天你也看看，看能不能从中受点启发，吸收一点营养，丰富一下咱们要写的著作。

吃饱了，时间还早，门亮不想这么早就分开。今天能这样相聚真的很不容易。但曹小慧又不想喝酒，这样干坐下去没有道理。门亮开始想接下来再干什么。到歌舞厅去唱歌跳舞？他觉得不好，也许曹小慧喜欢，但唱歌跳舞他都不太擅长，再说这些场合也不是知识分子最应该去的地方。还是一起去看光盘最好。门亮说，既然决定写书，咱

们就早点动手，现在咱们就到办公室去看光盘，然后我们讨论一下，争取早点定下一个提纲。

回到学校时，虽然没到夜深人静，但整个办公楼不见一个人影，静得如同深夜旷野。办公室在七楼，下班后电梯就停运，门亮和曹小慧只能爬楼梯。爬到二楼，就感到一片漆黑。两人知道，虽然有声控照明灯，但大多都坏了。当然两人也都愿意就这么黑着，如果灯亮了，亮光光的让人看到误会。在黑暗中爬楼梯两人都感到很好。很快，门亮就很不经意地挽住了曹小慧的腰，有搀扶了她上楼的意思。虽然看不清曹小慧的表情，但感觉她并没有挣脱的意思，也好像没有不情愿的意思。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意外的收获让门亮兴奋不已。他慢慢将她搂紧，然后干脆搂了她往上走。走一阵，门亮就有点气喘吁吁，而且感觉曹小慧比他还喘得厉害，几乎全身都在起伏。如此剧烈的喘息，他不知她是真的累了还是有点紧张。上到一个平台，他决定休息一下。两人站定，他仍然不想松开她的腰，仍然那么搂着。见她没有反对的意思，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冲击着他的大脑，他想面对面把她搂入怀里，然后进行一次热烈的亲吻。但搂入怀里时，她开始本能地抵抗。高跟鞋不经意的一下碰地，声控灯却一下亮了起来。他一下看到了她紧张害怕的面孔，同时也看到已经到了七楼。他只好放开她，然后低了头摸索钥匙开门。

大学教师不坐班，备课也一般都在家里备，没事很少有人来办公室，地上桌子上已经有厚厚的一层土。门亮急忙擦干净桌椅和电脑，将电脑打开放入光盘，两人开始看讲座。

虽然一直在学英语，但外国专家用英语讲还是不能完全听懂。换成港台专家的，听一阵也觉得没什么新鲜，基本都是些常识的东西，有些还有点啰嗦。其实两人并肩坐在一起，门亮就止不住心慌意乱，讲座根本就无法进入大脑。他几次想再搂住她的肩，但感觉没有一点理由，也觉得刚借钱给人家，就一心想着占人家的便宜，也有点下作。如果让她误解了，倒以为他借钱就是为了占有她。七上八下坐了

看一阵，发现曹小慧也有点心不在焉，而且几次下意识地看表。门亮看眼计算机显示的时间，已经是零点十分了。他还是不想就这么分手，也怕她提出回去。突然想起那部外国风俗片。这部片子是一个在国外的同学给他发过来的，他下载后已经看过两遍，基本是和性有关的一些风俗，可以了解一下国外的性开放程度和随意自由程度，这对她也是一个启蒙。她确实太保守了，确实需要启蒙一下。但要征求她意见时，又觉得愚蠢可笑，意图也太过明显，而且有点下流。曹小慧这样聪明的女子，什么意图识不破。如果她也能爱他，那应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互相爱慕，应该是一个发自内心的两情相悦。门亮一下觉得自己太幼稚，水平根本不像个知识分子。门亮说，你累不累，时间不早了，再想看不想看？

曹小慧看眼？，说，确实太晚了，要不今天就看到这里吧。

今天就看到这里，说明以后还可以看。门亮高兴了起身关机，说，我开车把你送到家，明天如果去交房款，我还可以开车送你去。

把曹小慧送到楼门口，门亮从车座椅下拿出那包钱递给曹小慧。将钱紧紧地抱在怀里，曹小慧高兴了伸手和门亮握手告别。手握在一起时，他一下感觉将要分别。此次分别，不知再有没有这样的机会。手松开后，曹小慧慢慢转身，摇摇手，轻轻说声再见，便像小鸟一样愉快地飞进了楼道。

感觉楼道内很黑。门亮快步也跟了进去。也许听到了门亮的脚步声，曹小慧站了下来。门亮赶上来，然后轻轻地揽住了她的腰，几乎贴在她的耳边说，我想拥抱一下你。

曹小慧什么也没说，但她无声地张开了双臂。门亮一下将她紧紧地搂进了怀里。

短暂的拥抱，门亮一下得到了满足。他迅速放开了她。这回她什么也没说，转身低了头快步跑到了门口，迅速打开门，然后无声地钻进了屋里。

第四章 科技打工 (1)

要当房奴了，每个月的工资都要被扣去还贷，几乎是一分不剩，期限为二十年。二十年，如果按现行的刑法，已经是最长的有期徒刑了。工资没有了，经济上的困难还不算够，还有可能再戴上一顶绿帽子。妻子曹小慧和门亮出去吃饭，一直到后半夜才回来，而且门亮一下给借了五万块钱。为什么有这么一笔交易，三岁孩子也能猜得出来。现在心里最难受的，还是这顶绿帽子。想想妻子大半夜和人家干什么，心里就疼得发慌。戴绿帽子还不算完，职称的事也不顺利，几年也没凑够副教授所需的那些条件，几年下来，他已经成了大龄讲师。当房奴、戴绿帽子、评副教授，简直就是压在他头上的三座大山。要推翻这三座大山，不但艰难险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些天申明理总是痛苦地思考，但发展是硬道理，拯救自己还得靠发展。长远的发展规划是向领导靠拢，力争三五年内弄个一官半职，给自己戴顶红帽子，哪怕是院长助理也行。有了红帽子，绿帽子就会被击垮，就会自动掉在地上，然后让他踩在脚下。至于另外两座大山，当然也不在话下，有了官职，即使没权，也有了门路，有了资格，科研费辛苦费各种经费就会找上门来。经济问题解决了，职称的问题就更简单，大不了多花点钱出书出科研。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短期要做的，就是接近领导，积极表现，而且再争取多带点课，多挣点课时费，缓解一下眼下经济上的困难。

按学校的规定，讲一小时课，讲师挣十五块，副教授二十，教授三十，多劳多得。但课也不是谁想多讲就多讲，多讲少讲，让谁去讲，那要院领导说了才算。申明理决定找找院领导，给他再加一门课或者再开设一门选修课。

虽然和院领导常见面，但平日没啥交往，有事去求人家，还是有点不好意思。院长吸烟，申明理决定买一盒好烟装在兜里，至少给领导敬支烟表示尊敬。糟糕的是自己不抽烟，只给人家敬烟有点尴尬。

看来，吸烟也有吸烟的好处。但现在学吸烟，花费更大。人没钱，真是处处都有难事作对。

院长室的门紧紧地锁着。问办公室的人，他们也不知道。只好等着。好在等到快下班，院长吕万有回来了。申明理红着脸先敬烟，但却忘记了带火柴。好在吕万有迅速掏出了打火机。申明理随手将整盒烟放到桌上，又掏出一张信纸，不好意思了说，我最近又自修了一门课程，想开设一门选修课，我写了个申请，请院长审查一下，看能不能开设。

吕万有看一眼申请，说，如果你想多带点课，就不用申请选修课了。人事处的鲁处长承担了一门课，正好没时间讲，想找个人替代一下。具体条件是讲课的钱算你的，工作量算他的，各算各的账，但你占点小便宜：鲁处长是教授，课时费按教授领取，但全发给你，鲁处长一分不要。

这点小便宜可占大了。教授的课时费是讲师的二倍，上一次课就等于上了两次。鲁处长叫鲁应俊，是学校人事处的副处长，也是院里的教授，算双肩挑两条腿走路。按规定，双肩挑必须要承担一定量的教学，否则职称将不能保留。鲁应俊需要教学工作量。申明理每年的教学工作量足够，他再不需要这些，他需要的是钞票。各取所需，这样最好。申明理高兴了一口答应，然后连说几个感谢。吕万有说，如果你同意，我给鲁处长打个电话，然后你再和他联系，课怎么上，你和他商量。

第四章 科技打工 (2)

吕万有打通电话说清了大意，可能是鲁应俊要申明理接电话，吕万有把电话递给了申明理。

鲁应俊说他在外面，说课他已经讲了几次，课本在家里，讲到哪里了他也说不清，但明天一早就有课，他要申明理晚上到他家，然后他再详细交代。

鲁应俊家虽然也在校园，但校园的住房分为新旧两个区，新区是新建的现代化住宅，旧区的房屋就各式各样。申明理住的筒子楼在旧区，申明理也很少到新区去。估计鲁应俊这样的领导要看晚上的新闻联播，联播过后，申明理才往鲁应俊家走。

鲁应俊正在书房电脑前忙活，和鲁应俊在一起的还有他的一位女研究生。这位研究生申明理更熟悉一些，经常见她在系里进进出出，好像姓朱。他想起来了，应该叫朱雪梅。鲁应俊要申明理到客厅坐。客气了让申明理坐到客厅沙发上，又把几样水果都摆到申明理面前，要他随便吃。

感觉鲁应俊家的茶几特别的大，大得像张单人床，申明理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茶几。但茶几上还是摆满了各式东西，单那些水果，就有苹果橘子香蕉石榴，还有几样见过但叫不上名来。可以看出，他家每天来的客人不少。申明理拿起一个小点的香蕉，慢慢剥去皮，一点一点慢慢地吃。

鲁应俊起身去书房拿课本。申明理乘机打量一下客厅。这个客厅真的不小，估计有近三十个平米。粗略数一下门，估计至少也是三室两厅，至少也有一百四五十平米。自己买的房虽然也有九十几个平米，但客厅就比人家的小很多，大概也就是人家的二分之一。不过也够住了。人家客人多，咱家就自己住，太大了也麻烦。他想起身转了看看，马上意识到自己脑子有毛病。这一阵子看房买房，都看出神经病来了，见了房子就想看就想比。申明理从心里觉得自己可笑。

鲁应俊讲的是《生物化学》。怪不得他没时间去讲。这门课有许多分子结构要记，还要找一些挂图，很费事。鲁应俊为什么选这样一门课，要知道，别的双肩挑领导带课，一般都要选一些容易讲而且发挥余地大的副课选修课，比如思想修养政治理论。看来鲁应俊还是不愿意丢掉专业知识，还想在专业领域搞点东西，也说不定要给自己留条退路。他曾经听人说过，说鲁应俊最早是附中的化学教师，后调到人事科当科长，因化学和生命科学有点血缘，便把教师关系转到了生科院。既然是学化学的，和化学沾亲的课也只有《生物化学》了。鲁应俊翻一阵书，然后喊朱雪梅过来。鲁应俊将书递给朱雪梅，说，最后一次是你讲的，讲到哪里了你给申老师说一下。

学校明文规定，严禁研究生代替导师给本科生上课。说明鲁应俊还是让研究生代上了。申明理觉得鲁应俊也不必避讳，像他这样的领导干部，谁又会去查他，查住了谁又会撕破脸皮得罪他。朱雪梅接过书并没翻，说，绪论是鲁老师讲的，我只讲了第一章的一二节，后面的，你就接着讲吧。

开学已经几周了，才讲了这么点，可见也太应付差事了。申明理问有没有这门课的教学大纲，鲁应俊说应该有，自己到系里找找吧。

鲁应俊也坐下后，问申明理是哪里人。申明理回答西府县后，鲁应俊笑了说，我听你的口音有点像老乡，果然是。我也是西府的，不过你的普通话还不过关，还带了不少家乡口音，以后得加强练习普通话。

第四章 科技打工 (3)

其实申明理早就听出鲁应俊像家乡人，感觉鲁应俊的普通话还不如他。但申明理还是特别高兴。这么重要的领导是老乡，自己竟然不知道，可见这么多年是多么孤陋寡闻。老乡见老乡，有难必须帮。鲁应俊虽然是副处长，但正处长去年到北京读博士后去了，人事处处长的工作，就由鲁应俊暂时代理。去年申明理申请副教授没通过，人事处职称办的人说他差分。现在鲁处长成了老乡，真是意外的喜讯，即使鲁处长不能帮他评为副教授，但给想个办法，给指点指点，肯定大有益处。但申明理一时不知该怎么表达一下老乡见老乡的喜悦和亲近。想一想，只好撒谎说，我早就想来认认老乡，但又不敢，怕你太忙。

鲁应俊说，既然是老乡，还顾忌什么，什么时候想来，尽管来就是了。

问一阵申明理家的一些情况，又谈一些学术方面的事，鲁应俊觉得申明理这人还算不错，感觉人还诚实可靠，性格也不死板，学问也还可以。完全可以让申明理做更多的一些事情。去年申请到的地方猪保种科研项目还没真正展开研究，许多事情至今还没有一点眉目。自己确实是太忙了，那么多的行政工作，简直让人喘不过气来。光靠朱雪梅也确实不行。申明理毕竟是教师，经验要比朱雪梅多一些，做事也肯定比朱雪梅踏实一些，工作起来也有章法一些。保种研究经费总共三十万，不算多也不算少。花这么一笔钱，即使不能研究出个成果，至少也应该有个完整的研究过程，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发几篇像样点的研究论文。让申明理来完成这样的工作，应该是合适恰当的人选。当然，朱雪梅马上也要毕业，如果不能留校，必须还得一个助手，帮自己干一些学术方面的事情。鲁应俊给申明理泡一杯茶，然后说，今天算又认了一个老乡，老乡遇老乡，互相帮帮忙。那我也不客气了。我有一个科研项目，一直由朱雪梅帮我做一些具体的事

情，现在朱雪梅马上要毕业了，她也有许多事情要做，她一个人也忙不过来，如果你不太忙愿意参加，就帮我做一些研究工作，不知你有没有兴趣。

真是天上掉下的馅饼。这些年他每年都申请研究项目，也希望能参加别人的研究，但都没有成功。现在突然好事就降临到了头上，难道真的要时来运转？他评副教授就差分，参与一个科研，即使是省级科研项目，最少也能获得这分。有了这分，副教授的问题就不成问题。申明理兴奋了一口答应。鲁应俊说，项目是省立项目，是关于黑香猪的保种研究，我原打算除了调查，再提出一些保护措施，最好能研究出一个切实可行的保种办法。现在看来，不但应该研究出一个切实可行的保种办法，而且我还想做得更好一点，更扎实一点，甚至建一个保种繁育场。这些你都要考虑考虑，具体怎么搞，朱雪梅也在，咱们正好商量一下。

突然有人敲门。鲁应俊起身透过猫眼观看，来的是中学教书时的同事吴老师。吴老师提了两个大黑塑料袋，可能也是一般礼物。鲁应俊转回来对申明理和朱雪梅小声说，是我过去的同事吴老师来了，你们先到书房坐一坐。

让吴老师坐下，鲁应俊便默不作声等待她开口。吴老师叹口气，说，老都老了，活得越发不得安宁。大儿子没好好上学，一辈子只能干苦力活。好不容易给娶了个老婆，这不，没过三年，最近两个人彻底离了。小儿子还算争气，不但考了大学，还考了师大的研究生，今年毕业，品学兼优，但命运也不济，刚好赶上工作难找。我想，如果小儿子也没有个好点的工作，我这辈子就更别想活好。想来想去，我想到了你，看在咱们同事一场的份上，请你帮个忙，在咱们学校随便给找个地方，给他一碗饭吃。

第四章 科技打工 (4)

随便找个地方，说得倒随便。可她哪里知道，今年的形势比哪一年都严峻。*后恢复招生，因当时教师短缺，便让一大批七七、七八级的学生留了校，现在这批人在学校都身居要职，子女都刚好大学毕业，不说别人，仅机关处长以上领导的子女，今年毕业的就有七位，因七位中有三男四女，便被称为三大太子四大公主。这些太子公主学校不安排不行，安排也有困难。第一个问题是如果安排了这些太子公主，别的职工的子女怎么办。如果要搭车，那肯定要划分一定的条件，很可能划到教授一级。吴老师只是中学高级教师，相当于副教授，很可能边都沾不上。鲁应俊本不想说这些，但不说这些又怎么能说服她。鲁应俊只好实话实说。

吴老师立即说，那情况不一样。我们的儿子是师大毕业，是一本重点学校，他们的是什么学校？特别是财务处游处长的儿子，大学考不上，只上了个自费大专，然后又拿了个学校的自考本科，然后又读的是不脱产在职人员硕士。他这一步步所有的文凭，都是混来的，没有一个是通过国家正式考试考来的。这样的情况，怎么能和我们的比。

吴老师说得有点激动，但她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话。其实来他这里的，差不多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话。鲁应俊给她剥一个香蕉，平静了说，不管人家读得是什么硕士，可都是国家承认的正式文凭，国家也没有给文凭分什么重点不重点。至于能力，你也不能说人家的能力就比你的差。如果你的儿子能搭人家的车和人家一起进来，那算咱们的运气，别的话，就什么都不要说，也说不清。但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不大。这些年留校的分来的子弟太多，人家说咱们的学校快成子弟学校了。有次在会上，校长就严厉地批评了这件事，并且说以后要严格控制，咱们刚好赶上了严格控制。

吴老师立即问搭车的可能性有多大。鲁应俊说，关键是能不能搭上车，怕的是到时要划一个等级，比如划到正处级和正高级的子女。如果真这样划，谁也没办法。

吴老师着急了分辩说，那也不能领导的子女就要老百姓的子女就不要，这样明目张胆，是不是也太过分了。

鲁应俊说，听起来是太过分，但文件政策就有这样的规定。你也知道，早在多年前就有文件，高级知识分子身边无子女的，就可以安排一个子女工作，哪怕子女一天学也没上，你也得给安排。你也知道，同样是当兵转业，正高级正处级的子女学校就得安排工作，别人的就不能。这就是说，人和人是不平等的，政策就有这样的规定。那么人们为什么总要说什么平等，其实这都是舆论宣传出了错误，或者说人们把理想当成了现实。如果人人都平等了，谁还会去努力拼搏。如果领导都成了老百姓，那又有几个人愿意去当领导。

在学校，高级知识分子就是指正高职称以上，学校的处级领导当然都有正高职称，比如财务处长，教几天会计学，就轻松评上了正教授，因为职称等等都要在领导的领导下来评，领导自然不会落在群众后面。人和人要划分三六九等，这一点她也清清楚楚，全世界也都是这个样子，这她能够理解，学校这些年也是这么做的，她也不想计较。问题是，做为一名在学校辛辛苦苦工作了几十年的老职工，难道学校就不能对照高知政策照顾一下吗？难道学校就不需要优秀的人才吗？吴老师几乎要哭了。她抹把眼睛，说，靠山吃山，别的部门都是这么做的，别的人也都有山靠。电力银行铁路公安甚至演艺，哪一个部门不是老子干什么儿子就干什么，人家这些部门都有内部安排的政策，我们学校为什么就不能？正因为人家都是内部安排，我们的子女才没有地方可去。难道我们入错了行子女也应该跟着倒霉？你说学校子女太多，但几千教职工的大学，每年进入学校工作的不下六七十人，自己的子弟才有多少？最多不过十几个，四分之一不到，怎么就多了？再说，别人的子弟进来也是工作，我们的子弟进来也是工作，

难道我们的就不如别人的？再说，别的单位都能给职工谋点福利，我们怎么就不能。你是领导，这些问题你应该提出来，你应该和校领导商量商量。

第四章 科技打工 (5)

这也确实是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可以和校领导说说。鲁应俊说，商量倒可以商量，我们也是尽力为大家谋利益的，这些年，我们就想出了许多办法，也解决了许多职工的实际问题。你放心，这件事我会和校领导说，如果能办，我尽力给你办。

吴老师急忙说，我也是这个意思，想让你在校领导面前争取一下。说着，吴老师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说，这是我准备的一万块钱，现在的事，干什么也得花钱，白让人帮忙不行，这件事你也得求人，这点钱你先用着，如果不够，花多花少都没关系，花多少我都愿意。

吴老师边说边把信封往鲁应俊的怀里塞。鲁应俊立即说不行。鲁应俊说，这钱你赶快收回去，我肯定不会拿你一分钱，咱们同事那么多年，你对我又那么关照，你给我钱这不是打我的脸吗？

吴老师说，这钱不是给你的，咱们那么多年的交情，我还用给你钱吗。这钱是让你帮我办事的，办事不请客不花点钱，人家也不尽心。再说，解决工作这么大的事，不少人都花几万十几万，我不花点我心里也过意不去。

这是什么事。鲁应俊想发火，但对吴老师不能。吴老师以前确实对他不错，再说她也是快退休的人了，论理，他也应该叫姨叫婶。但鲁应俊还是严肃了说，这不是花不花钱的问题，说句心里话，事我肯定给你尽力办，如果能办成，一分钱也不用花，如果办不成，你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我也办不成。

鲁应俊的脸色严肃而真诚，但吴老师却觉得他的话很假，是推脱的意思：给一座金山办不成，谁信？如果我有一座金山，我还用求你，我直接就让儿子当政协主席银行行长了。但吴老师还是想竭力把钱留下。说实话，虽然在学校呆了三十几年，但真正能给她办事，真正能搭上点关系的领导，也只有鲁应俊了。吴老师几乎带了哭腔说，

小鲁，你不收我的钱，我就知道你没想着诚心给我办事，至少是办也行不办也行，可我儿子的终身大事我不能随便。我的心你也应该明白，花多少钱我也不怕，不花钱谁会给我认真办事。在学校，我也只认识你，关系也一直不错，你一分配到学校，我就觉得你是个好青年，我就特别喜欢你，不知道你记得不记得，我煮点玉米做点好吃的，总不忘给你拿一点。

吴老师也真是急了，而且有点狗急跳墙的味道。给他拿玉米吃的事他当然记得。在她的心目中，也许煮玉米棒就是好吃的东西，可他来自农村，整天啃玉米棒子早啃怕了。不过那时他单身，灶上的饭也不怎么样，玉米他还是能够吃得下去，而且那份情谊让他感动。其实他记忆最深的倒不是玉米棒子，而是每年端午十五，吴老师总会给他带几个粽子几个月饼，然后像母亲和大姐一样，什么也不说放在他的桌上。鲁应俊清楚，今天如果不收，吴老师真的会哭，也会骂他没良心。但收了，这件事就真的是一个压力，就真的变成了他自己的事情。自己养了儿子，却把难题往别人的头上推。鲁应俊又止不住一阵心烦。鲁应俊说，要不你就放下，反正你也不是外人，事我给你尽力办，钱我到时再还你。

刚才进了书房，申明理和朱雪梅都不想把门关上。书房连着客厅，客厅里干什么，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这一幕看得申明理心酸。人比人气死人，老牛比马骑不成。人家坐在家里，就有人硬给往怀里塞钱；咱向别人借钱，都没人肯轻易借给，只好老婆去借，只好戴一顶绿帽子。看来也得想办法谋个一官半职，要不然不仅自己受穷，后辈儿孙，也要吃大亏。

第四章 科技打工 (6)

送走吴老师，鲁应俊来到书房，叹口气，说，在别人眼里，都以为这个人事处长轻松有权，可谁能知道，这个职位从来就不让人道闲一天，整天都有各种关系的人来办这办那，可多数情况下是不能办或者办不到，可没有几个人能够理解你，不是死缠烂磨，就是不满抱怨。你们看到了，刚才的事你说怎么办，不收，她要死要活，好像你没一点良心。收下又怎么办，只能等事情过后再还给她。现在我好像得了职业病，见到熟人提了东西登门，心里就一下莫名地烦躁恼火，如果是正在吃饭，就本能地饱了，再连一口也吃不下去。

申明理和朱雪梅静静地听着。他们离这样的烦恼还远，这样的烦恼也许一辈子也轮不到他们的头上，他们甚至还希望有这样的烦恼。重新回到客厅坐下，鲁应俊问申明理保种研究最好从哪方面入手，有没有好的主意。申明理说，咱们是学生的，我觉得最好从基因入手，把黑香猪的基因提取保存下来，然后除了留纯保物种，还可以进一步研究杂交，培育出新的良种。

鲁应俊说，这些我也想过，从基因入手工程浩大，费时耗力，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咱们这三十万科研经费根本不够，根本无法铺开。我的意思是立足实际，就这点钱，还要完成一个完整的研究。这样看来，只能是先摸清黑香猪现在的生存状况，分布状况，种质纯度状况等等基础的东西，如果可能，再建一个小型保种场，保存一些纯种的黑香猪，等再能申请到后续资金，咱们就拉一帮人，搞基因工程。

这个想法也是对的，但申明理明白，鲁应俊是学化学的，他也不懂基因，也没能力搞什么基因工程。让申明理不解的还有，这个保种研究项目，怎么落到了申明理的手里，真的是有点乱点鸳鸯谱。搞调查就搞调查吧，如果真搞基因工程，他也没搞过，真不知道怎么搞。如果边查资料边实验，即使能搞成，也得若干年，而且是跟在别人的

后面重复研究。申明理只好附和了说这样最好，先搞清基本的东西再说。

鲁应俊要申明理先找一些有关黑香猪的资料，先熟悉一些情况，发现一些问题，然后有敌放矢。申明理不停地点头，然后说，我尽快搜集一些资料，然后把这些资料汇集到一起，打印出来给您送来审阅。

这样很好，看来有社会经验的申明理就是比朱雪梅要成熟，要老练。鲁应俊表示赞许，说，这个研究你就多操点心，多动点脑筋，大胆地创新，有什么想法，你就放心和我说，咱们多讨论多研究，争取把研究搞好。

申明理再次想说职称的事，可朱雪梅硬是也坐了不走凑热闹，而且一颗一颗剥了吃石榴，没有一点走的迹象。申明理只好厚着脸皮说，其实我跟你搞科研也是帮我自己，我评职称正好差零点几分，有这个科研，我的问题也解决了。

鲁应俊噢一声，好像突然想了起来，说，你好像去年就申报了，我还不知道没通过。不过这个项目明年才能结项，你明年再报副教授就太迟了。这样吧，我还有个科研项目已经完成了，是关于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方面的研究，省人事厅的研究项目，我把你也加进去。你也赶得正巧，今年的职称过几天就要评定，你明天就填写材料，还能来得及。

申明理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在做梦。难道真的是时来运转了吗？职称这座大山，压了他几年，压得他心烦，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曾经无数次想过，有了副教授，也算进入到了高级知识分子的行列，也算对自己的人生有了一个交代，以后别的事情，都可以不急，都可以不用这么烦心费心。可这么难的事，说简单也简单。申明理的心一下激动得狂跳起来，狂跳得几乎要冲出胸膛。命运啊，你真的是无法捉摸。原以为这个副教授还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原以为凑够这分真要把人难死，想不到突然就出现了转机。可就在几个小时前，他还感觉

走投无路，四面都是铜墙铁壁呢。申明理一连声感谢后，心里又有点不踏实。人事改革研究好像应该属于社会科学，而他要评的职称属于自然科学。犹豫半天，申明理还是说了自己的担心。鲁应俊笑了说，评职称的事你还不懂，评职称要的是条条框框，哪一个条条算几分，哪一个项目算几分，都是规定死了的。至于研究门类，它只分国家级省部级地厅级，然后再分第一主持人第二主持人，如果详细到什么研究，那研究门类多如牛毛千奇百怪，情况也复杂得无法分清归类，你怎么能规定得过来。这些条条框框都是上面规定的，而且都是正式红头文件，而且审查材料的人也不只是我们，关键的还是教育厅和省职改办这两关。你不知道，省职改办负责审材料的那个人已经审了十几年材料，全省的材料都要经过他的手，据他自己说，每年审过的材料码起来最少也有几大卡车，经他手成长起来的高级知识分子，至少也有十几万人。这么多年材料审下来，那眼睛亮的，真的是火眼金睛，不管你材料填写得多么密密麻麻，他一手快速翻看，一手用铅笔勾划，翻过勾完，哪一条算数哪一条不算数，哪一条算零点几分总共得多少分，他已经算得清清楚楚了。谁够谁不够差几分，谁也别想骗过他，谁也别想在他那里喊冤叫屈，那个准确，让你找不出半点差错。

第四章 科技打工 (7)

如果是这样，他也放心了。再说有鲁应俊，他还有什么不放心的。申明理再一次不知怎么感谢，不知该说什么。只能简单地说谢谢。然后小心翼翼了最后试探说，明天我就到您办公室领表填写？

鲁应俊毫不含糊了说，明天早点去，去了先找我，我给你安排。

申明理和朱雪梅走后，鲁应俊觉得还有一件事得办。人事处长不久就要博士后出站回来，如果原回到人事处，他这两年的工作就算白主持了。他曾经向书记校长提过这件事，而且明确提出如果处长博士后回来，就给他或者他换个岗位。两位领导都说可以考虑，但考虑是考虑，怎么考虑就关系到他的命运和未来。人事处长是个众人瞩目的位置，竞争也将是相当地激烈，如果和领导没有点特殊关系，从副处长升为正处长，总要过渡一下，官场上称为慢半级。比如他，人事处副处长算实权副处，如果升为正处，一般不会再给个实权正处，而是过渡一下，给一个次要的非实权的正处，像环卫处长教研处长院系总支书记等。直接由实权副处转为实权正处，那就得点特殊的原因。他算过，如果今年能当上人事处长，按他现在的年龄，按他的能力，他的前途就不可限量。他现在已经读在职博士，明年就能拿到博士学位，然后再到有博士点的专业挂个博士生导师。想想看，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十多岁的人就有这么多的金字招牌，当个副校长校长应该有很大的概率。去年省里改善基层领导知识结构，要挑选一批博士学位教授职称的知识分子正处干部到地市任职，因符合条件的不多，愿意去的都如愿了，不少被直接任命为副市长。如果去年自己拿到博士学位，现在已经是副市长了。也许以后还有这样的机会。如果人事处长回来后学校按常规把他提拔到下面哪个学院，转正是转正了，但情况就差得很多，没什么权力，各种琐碎事却一堆，学生的事教师的事，事事都得经过院里，像个村长，整天都要为鸡毛蒜皮争争吵吵。在这样的部门当领导，将会更烦，更没意思。更麻烦的是，到

了学院，相当于到了基层，别说参与学校的管理决策，见校领导的机会都不多，时间一长，领导也把你淡忘了，你这辈子，也算被埋没了。

牛校长到中央党校学习去了，最近学校不少中层领导都往北京跑，说是到北京出差，其实就是借机去看望牛校长。他也正好去看望看望，然后把人事处领导职务的事详细说说。

去看望也不必带太多的钱，有两三万也可以了。借口也是现成的，就说校长您在首都学习花费很大，我刚好带了点钱买实验用品，结果东西没买成，钱装在身上很危险，不如干脆给您放下一点，补贴一下花费。这个借口不仅堂而皇之能说出口，接受的人也好接受一些。如果牛校长仍然不收，那他该表达的意思也表达到了，该说的话也可以说了。

该表示的都表示了，该说的都说了，提拔不提拔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明天就从科研费里借三万块出来，后天如果能出发就出发。

但每次使用科研经费，报销时朱雪梅都要搭车报几张自己的发票，不然就不高兴了不愿意去办。很明显，朱雪梅是知道那些钱并没用来搞科研。今后也可以用一用申明理。鲁应俊从来电显示查到申明理的电话号码，拨通后说，你能不能再来一下，我还有个事要和你商量。

申明理到来后，鲁应俊说要到北京出差，要他帮他借点钱出来。鲁应俊拉开抽屉拿出一张借款单，要申明理填写一下。鲁应俊说，咱们这里设备差，有几个实验数据需要到北京去做，我准备过几天就去，你填个借条，从我的科研费里借三万块出来。没办法，现在什么都贵，到人家的实验室做几个实验数据，动辄就得几万块。

申明理愉快地答应后，立即填写好借条，然后让鲁应俊批上“准予从科研经费里借支”几个字，然后说，我明天上午就去借，不知是要现金还是要支票。

鲁应俊说，还是现金吧，现金方便一些。

第五章 初次约会 (1)

今晚门亮又梦到了曹小慧。先是在大海里游泳，感觉游得特别轻快，晃在水面上嗖嗖得就像一只小船。突然在游泳的人群里发现了曹小慧，他激动得喊一声她的名字，便飞速地游了过去。但曹小慧并不说话，感觉她周围也一片模糊，甚至连她的脸也看得不是很清，但她穿的泳衣他看清了，肉色短衣还绣着碎花。短衣很透明，两个乳房若隐若现。揉揉眼睛，反而更加模糊不清，但感觉要比平日更加饱满。他问你怎么也来了，她说你来我也就来了。这样的回答让他喜出望外，这进一步证实了她也是爱他的，那天让他拥抱也不是因借钱而被迫的。这个困扰了他几天找不到答案的问题，竟然突然就证实了。他欣喜了说我来教你游泳，然后热烈地上前扶住了她的腰。感觉她的腰是那么地柔软，也是那么地轻盈，轻盈得双手轻轻地卡住她的腰，就把她举了起来。不知怎么并没教她游泳，而是突然就坐在了一个什么地方，而且四周模模糊糊的什么也不清楚。他想让她坐到他的腿上。他轻轻地一扶她，她就无声地坐了上来。他浑身亢奋了紧紧地把她搂进怀里。用力搂几下，然后迅速将手伸向她的胸部。她竟然没有一点反抗，也没有一点声音。他终于摸到了。他清楚，从今往后，她就彻底地是他的人了。他长舒一口气，浑身轻松得有点飘移。他还想细看她胸部是个什么样子。他轻轻地掀起她的胸衣，但感觉看不清楚，又好像看清楚了一点，像两个还没吹园的小气球，又像商店衣服模特的那个塑料胸部。怎么会是这样呢？再用手轻抚，感觉真实了许多。和妻子的也差不多，但比妻子的更有弹性，就像一个未婚的大姑娘。他不由得感叹年轻真好。突然又觉得不对，曹小慧也是结过婚生过孩子的人，乳房怎么能保持得如此美好。他问她为什么。她仍然低头娇羞了不作回答。他一下将整个脸捂了上去，然后使劲地开始吮吸。正当他忍不住要喷射时，突然屁股上重重地挨了一巴掌，然后是妻子细高

的声音：起床，什么东西让你吃得那么香，又咂嘴又蹬腿，好像在啃老母牛的蹄子。

妻子笑咪咪地站在床前，被子也被揭到一边。门亮急忙拉过被子将自己盖严，然后愤怒了喊，干什么你，像个夜游鬼，这么早不让人睡个好觉。

妻子又将他的耳朵揪住，将手腕上的表伸到他的眼前，说，你睁大眼睛看看几点了。

不用看，他知道肯定不早了。门亮恼怒了一把将揪耳朵的手打开，说，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我的事用不着你管。

妻子也生气了，说，我不管你谁管你。然后瞪了眼默默地站一阵走开。

好险，如果再往下继续一点，肯定要出丑，肯定要让妻子看见。

门亮摸摸裤衩，已经湿了不少。真的好危险。

但梦中的情景仍然清晰地停留在脑中，梦中的美好仍然萦绕在心头。闭上眼再感觉，却什么都没有，空空如也，而且空得一点都不存在，空得清清楚楚空空荡荡，感觉就是白日做梦。

一股惆怅潮水般地涌上心头。该死的妻子，偏偏这个时候把人惊醒。不要多，如果再迟一分钟，他就能什么都看到了，什么都得到了。可偏偏就这么巧，也许这就是天意。

真是令人丧气。门亮真的想哭。

呼的一声防盗门关上了，他知道妻子出门去上班了。妻子很敬业，也对科长这个职位很满意，也对这个家庭很满足，每天六点就起床，然后准备早点。七点整，她会把他叫醒，告诉他早点怎么热饭菜怎么吃，然后就去学生公寓检查，查看一晚上有什么事情，看楼的楼管是不是起床，打扫卫生的是不是开始清扫楼道。一圈查完，也差不多八点。待其他职工八点上班时，妻子已经端端正正坐在办公桌前，然后布置一天的工作。他今天没课，他不想起床，如果再睡着，说不定能将好梦续上。

第五章 初次约会 (2)

他知道睡了也不会再睡着，更清楚做梦也不会再梦到她。不但梦中不会梦到，现实中见到她一面也不容易。躺一阵，又觉得躺了比起来还难受。他只好遗憾地起床。

九点多门亮来到院办公室。在地上转一圈，他向教学秘书要出课程安排册。装作抄自己的课程，偷偷地将曹小慧的课程抄了下来。

曹小慧下午有课，而且是马场滩新校区的课，而且要一连上三天。出了院办公室，门亮想去自己的教师办公室看看。下午要去马场滩上课，说不定曹小慧会到办公室来取什么东西，虽然她也不在办公室办公，但说不定会把什么资料放在办公室，特别是家里住房不宽裕的她。

路过院长办公室，突然听到里面有曹小慧的笑声。门亮心里一下狂跳起来，腿也像听到了命令，一下停止不再动作。曹小慧说，那我就真傍你这个大款了。院长说，我也希望你傍，但只是有点老朽了，你年轻力壮的，傍上三天，恐怕就把我榨干了。曹小慧又笑，说，你是院长大人，谁敢榨你的油，只要你少少施舍一点，我的问题就解决了。

门开着一小缝，但只能看到墙和空地。他想知道里面还有谁。他想悄悄跨一步换个角度从门缝里看看。但马上觉得不行。如果他看到里面，里面也会看到他。他想再听一听，但走廊里又有人进出。他只好轻轻走开。

慢慢打开自己的办公室。屋里空无一人，地上桌面上仍然厚厚一层尘土，可以看出几天都没有人来过。办公室很大，虽然放了六张办公桌，但仍然感觉有点空荡。门亮来到曹小慧的桌前，椅子上的土表明曹小慧确实没来办公室。但他更惦记曹小慧在院长办公室干什么。将头探出门口，可以看到院长办公室的门。他估计，如果是有什么正

经事谈，她很快就会出来。如果是没事闲谈乱*，那就得费点时间。他倒要看看他们究竟在干什么。

但等待还是让他着急。他觉得自己有点吃醋。无缘无故吃醋确实没有一点道理，况且人家只是在办公室说说话。但他就是难受着急。退回屋里在地上乱转几圈，听到院长办公室门有响动。急忙到门口伸出头看，曹小慧真的走了出来。

门亮轻咳一声，然后招招手。

曹小慧并没背包，手里也空空的，感觉不像找院长有什么要紧事。门亮心里又止不住涌上一股醋意。门亮玩笑了说，刚才我听到你和院长谈笑风生，好不热闹，什么事让你们那么开心。

曹小慧问是不是偷听了。门亮说，我怎么会那么不懂事，我路过，听里面有你的笑声。你有什么事要办吗？

曹小慧脸上明显地有了一层忧郁，但她努力平和了说，我还能有什么事，除了到处求人，我还能有什么事。

但曹小慧的眼里还是有了泪花。门亮的心一下软成了一滩水，也禁不住有点鼻子发酸。很快，曹小慧又转成了愉快，说，我现在已经是房奴了，新房的钥匙昨天拿到了，也从昨天开始，就要开始还贷了，一个人的工资就要被扣光了。而且房子还要装修。没办法，我得生产自救，我得找领导要点能挣钱的课上。

按曹小慧的讲师职称，上课也挣不了几个钱。可他也再没能力在经济上帮助她，当然她也再不会向他借钱，再给她她也不会要。要想改变目前的困境，要想再不缺钱花，只能是申请科研项目。如果有一个几十万几百万的研究项目，那就是响当当的大老板，什么问题都不再有一点问题。门亮说，我已经给财政厅的同学打电话了，要科研项目这种事也不好电话里说，我邀请了他，请他吃饭。他一口答应了，说这些天上面来人调研，没时间，等接待完上面的人，他和我联系。

第五章 初次约会 (3)

曹小慧眼睛闪亮了盯着他。申明理在鲁处长的科研成果表上补了一个名字，副教授的条件就绰绰有余了。如果有一个自己的科研项目，不仅能解决经济问题职称问题，还可以多发表点论文多出版几本书，在学术上真正有所建树，真正干出一番事业，不说成为一个名教授，也可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点东西。但申请科研项目很不容易，项目就是经费，就是金钱，哪个人不申请，哪个人不想办法。真是难为门亮了。曹小慧动情了说，你也不要太为难，如果太困难，咱就不勉强，不太委屈自己。

如同喝下一碗姜汤，门亮的肚里一下热呼呼暖融融地好受。多善良的女子，多善解人意的女子，她能一切为他着想，她能不为巨大的利益所动而首先考虑他的辛苦，真的是很不容易。他原以为她会很高兴，然后催他快办。看来，他没有看错人，她确实是个值得他爱，值得他付出一切的女人。门亮动情了说，这件事你就不要操心了，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办。以后所有的事，包括你的职称，你都不用操心，有什么事就和我讲，我会努力来替你分担。说实话，能为你分担点忧愁，我心里感到特别的快乐。

感觉这是她这辈子听到的最贴心最温暖最动人的话。曹小慧一下鼻子有点发酸。她的同学吴玉英在机电系任教，有次说到评职称的事，吴玉英吃惊了说，你职称的事还用你操心吗？你男人是干什么吃的，他不也是教师吗？嫁了他，他就得负起责任，就得为你分担一切重担一切忧愁，如果不负担也负担不起，还嫁他有什么用。吴玉英的话她知道有炫耀夸张的成份，但她清楚，吴玉英评职称的论文是丈夫给写的，科研也是挂在丈夫的名下的，就连填表申报找人这些琐事，也基本上是丈夫给包办的。但吴玉英的丈夫是副院长是副教授，有那个能力。今天，自己的事也有人给奔波了，也有人给筹划了。可惜的是这个人却不是自己的丈夫。

两人默默对视着。此时，她真想扑入他的怀里，尽情地享受一下来自另一个更爱她的男人的温暖，而且这个男人英俊睿智而又成熟。但理智告诉她不能，防线一旦松开，事情将会向一个不可预测的方向发展。这个方向让她有点害怕，也让她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再说，如果投入他的怀抱，也就有点交换的味道，有点出卖色相换取利益的味道，说难听一点，简直有点*的味道。她没有这么下贱。在她的内心，她的高傲时时让她藐视一切，目空一切。有这么多的心理障碍，她无法倒向他的怀里。她转过头擦把湿润的眼睛，将表情转换成一副平静，说，我下午还得到新校区上课，还得准备一下，你走不走，我得走了。

门亮猛然从忘情中回到现实，他急忙说，我也走，不过我也要到新校区上课，咱们一起走，我开车送你。

不知他是不是真的有课，但她不想更多地麻烦他，更多地欠他的情。曹小慧说，坐校车就挺方便，我是下午三四节的课，坐下午的校车去正好。

门亮说，坐校车去太紧张，你回去准备一下，咱们十一点半走。出了城路边有家不错的饭店，中午我请你吃饭。

这样的盛情就更不能接受了。但他如果也有课，她确实想和他一起走，也很想坐坐他的车。曹小慧说，中午饭咱们还是在家里吃吧，我也请不起你，我也不想让你再破费。吃了饭咱们就走。中午一点，我在校门口等你。

第五章 初次约会 (4)

也好。到新校区的路很宽敞，开车一个多小时就到。回到家，门亮匆匆忙忙先洗了澡，然后将内衣全部换掉。他知道，中午饭不能在家里吃。妻子下班后才回来做饭，熟饭就一点多了。门亮拨通妻子的电话，说有同学从外地回来了，要聚一聚，中午不吃饭，晚上回来不回来，看情况。妻子嗯嗯地应着，只问了一句是哪里来的同学。门亮说是北京来的，大学时一个班，关系不错。然后门亮提出要点钱。妻子说，我那个白色提包里有钱，包在大衣柜里。

在大衣柜里找到包，里面有三千多块钱。门亮想想，还是多拿点好，便将钱都装入了口袋。

也不能等到妻子下班回来再走，妻子回来说不定生出什么变故。十一点半，门亮开车来到一家离校门口不远的饭馆，然后要了一碗牛肉面，一边慢慢吃，一边消磨时间。

感觉时间确实漫长，等到十二点半，门亮就有点坐立不安。上了车，感觉时间还早，提前十分到校门口等应该是最佳。

还是提前十五分到了。但曹小慧已经站在那里等他。门亮禁不住一阵高兴。这说明曹小慧也重视这个会面，也说明曹小慧对他也并不是无所谓或者被迫应付。

新校区原来是部队的军营，百万大裁军后，军营便闲置了下来。学校买下了军营，又向周围扩展了六七百亩地，成为占地近二千亩的一个大校园。校园虽大，但毕竟在山沟，附近除了有几个村庄，再没一个热闹的去处。学校的家属不愿意迁来，便没盖家属楼，而是在校园盖了几栋招待所，教师来上课，便住到这里，集中上几天课，再回老校。曹小慧感觉门亮在新校区没课，他可能是专程来送她。但临时调整有课也有可能。曹小慧试探了问，你这次去上几天课，给哪个班上。

门亮不想撒谎，他也想直说，让她知道一点他的心情。门亮说，我没有课，我想送你去，以后你到新校区上课，我都想送你。

曹小慧心里又一阵感动，但也一阵慌乱。这样发展下去，后面的事又怎么处理。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她什么也没说。

小轿车无声地向前急驶。不到一个小时，便远远地看到了包围新校区的那座大山。门亮说，拐下公路一里多，就是一大片荒滩，荒滩有个大土岗，据说是个古城遗址，曾经出土过西周时期的彩陶罐，要不要过去看一看。

曹小慧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她觉得看古城遗址是假，想和她玩并且把快乐延长一点是真。但这样下去真的很麻烦，也很危险。好到一起以后怎么办。离婚？做情妇？不，这些都是她不愿意的，也是不能接受的。曹小慧推脱说早点去了还要看一下课本。门亮说，会计学你已经讲了几年，又没什么变化，不用课本你也讲得滚瓜烂熟。遗址确实有一种古老苍凉的味道，看了你就知道苍凉是一种什么样的美，你会觉得绝对不虚此行。

门亮还是将车开下了公路。颠簸了走一会儿，便将车开上了大土岗。

将车停到半坡。两人爬上坡顶。向前望去，一片低洼的大荒原真的很大，真的很壮阔。门亮说，以前这里是个湖泊，干涸也是近百年的事情。

说是湖泊，但地势并不平坦，满是乱七八糟的小土丘和小沟坎。不论是小土丘还是小沟坎，到处都长满了低矮的荒草。正是深秋时节，放眼望去，无边的荒草显现出一种土黄苍老的颜色。门亮看着曹小慧有点得意了说，怎么样，够美的了吧。不知怎么回事，我特别喜欢这种意境，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这里，极目远望，你能看到天地连接，浑然一体，苍茫一片。这时，你会觉得天地是那么地辽阔，大自然是那么地博大，也是那么地安静。安静得仿佛一切都已经凝固，一切都退回到了远古。城市没有了，村庄没有了，田园没有了，学校也

没有了，你再也不用想吃饭，再也不用想上课，再也不用想房子，再也不用想儿女情长。如果静静地坐在这里，你会感觉不到时间，感觉不到方位，感觉不到尘世，感觉不到烦恼，仿佛你已经不存在，仿佛这个世界也不存在，你可以在这里坐一千年，一万年。

第五章 初次约会 (5)

看着真的陶醉了的门亮，曹小慧笑了，说，真是看不出来，你还是个诗人，只可惜，千里马套在了牛车上，我都替你惋惜。

门亮说，还真让你看出来了，从小学到大学，我的作文可一直是很棒的，如果学中文，说不定就是一个李白。

其实刚才放眼远望，她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而且突然想起了小的时候。那年她大概四五岁，父亲骑了车带她到乡下亲戚家玩，半道也是一处荒原，肯定没有这个大，但那时她却感觉是那样的辽阔，辽阔得仿佛能容下一切。她突然想跑。她张开双臂往前猛跑一阵，才想到回头去看父亲，一下觉得父亲和她的距离是那么地遥远。她一下吓哭了，掉头拼命往回跑。到现在好多事情都忘了，但那个辽阔的记忆一直模模糊糊存在了她的脑海。今天，这个记忆一下又被唤醒，那个模糊的感觉一下又无比地真切。她也真想在这里多停留一会儿，甚至再像小的时候张开双臂猛跑一阵。

门亮找一块干净的地方，掏出手绢铺在地上，然后要曹小慧坐下。曹小慧犹豫一下还是坐了。门亮也紧挨她坐了下来。

在这荒郊野外，一男一女紧紧挨在一起虽然浪漫，但曹小慧还是有点慌乱。慌乱让她的心跳得如同赛跑，也让所有的宁静变得无影无踪。不行，这样不行。但她无力起身。慌乱了向四周望望，别说人影，感觉连个活物都不曾存在。既然神不知鬼不觉，干脆就由他一回。但只此一回，下不为例。曹小慧慌乱的心一下安静了下来。门亮的手已经试探性地搂住了她的腰，双眼虽然在凝视远方，但她肯定，他的视觉感觉听觉，都在她的身上。她轻微动一下身子，他立即敏感地将目光收回到她的身上。见她再没反应，他不自然了突然说，面对此情此景，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

她不知道他的此情此景是指什么，是眼前的大自然还是两人紧紧地并坐在一起。其实不管是指什么，此时此刻，突然和一个不是丈夫

的男人紧紧搂坐在一起，她能感觉到的，只能是他的身体和异性的刺激。但这些敏感的话题当然不能说。曹小慧说，我这人天生迟钝，更没有你诗人的气质，我感觉到的，就是荒原，什么也没有。

他知道她是在故意回避，但他心中的万千感情，已经在强烈地冲撞着他的胸膛。机会难得，此时此刻如果不表白，也许就再不会有如此好的机会。门亮声音发抖了说，不知为什么，这一阵子我特别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下来想心思，静静地坐下来想心爱的人。想着想着，就幻想把心爱的人带到一个无人的地方，一个世外荒原，在那里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存在，只有我们两个人，就这么搂了相拥而坐，一动不动，一直坐下去，一直坐到地老天黄，一直坐到两人都变成化石，然后静静地耸立在这里，永远永远。

这样浪漫的话无疑是说给她听的，但人还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浪漫过后，还要回到现实生活。现实生活是什么，那就是各自的家庭，各自的家庭生活。她想问他然后怎么办，但她怕他说出然后，更怕他说出离婚嫁他一类的话。这一类的话她不但不能接受，想一想，她都害怕。见他深情地看着她，她只好说，这样的故事我好像听过，说一个少妇坐在海边等自己出海的丈夫回来，等啊等，一直等了千年，一直等到变成一尊石头。

第五章 初次约会 (6)

门亮摇了摇头说，不，是真的，我就想这么坐着，然后变成一双石头。

他真的更紧地搂了她的腰，就这么搂了一动不动地坐着。她想动一下，但又不忍心打破他的美好，也不忍心打破这宁静甜蜜。她也将目光投向远方，但很快，一股强大的异性情感紧紧地包围了她，迅速地融化了她，而且很快融化成铁水，烧得她嗓子发干，浑身麻木。她也强烈地想搂他，而且渴望搂得更紧。她还是无奈地伸出了手，也紧紧地搂住了他的腰。

搂一阵，门亮突然轻声说，我想把你抱在怀里。

曹小慧又一次心跳得厉害。感觉门亮在抱她，便乘势坐进了他的怀里。

进入他的怀抱，他的嘴便开始在她的脸上亲吻。很快，他的手也伸进了她的衣服。她虽然本能地扭动着身子拒绝，但扭动是那样的无力，甚至就是引诱。他终于突破了她的防御。猛然，她浑身酥软得再无力扭动，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无法遏止的呻吟。

将她的胸罩揭起来时，门亮猛然想到了晚上的梦。眼前的情景竟然和梦中的一模一样，而她的乳房，也和梦中看到的差不太多。难道真的是天意？如果是天意，那就不能也不可违抗。门亮开始解她的衣服纽扣。他今天要彻底完全将她得到。

突然传来了猛烈的狗叫，将两人吓得差点跳起。原来是一个中年汉子站在不远处学狗狂吠。学得还真有点像狗。真他妈的不是东西，真他妈的狗拿耗子。门亮真想大声训斥，但男子长得壮实粗野，看一眼就不是对手，而且好像站在这里已经多时，而且好像是故意挑恤。更何况曹小慧已经站起整理衣服。门亮只好也站起身来。

男子汉仍然站在那里不走，眼睛仍然盯着他俩。这算他妈的什么人！中国人的素质，真的需要极大地提高。门亮愤怒了细看男子汉。

男子汉像个农民，手里还拿了铁锹，感觉是要挖什么东西。这荒郊野外的，能有什么东西挖。整理好衣服的曹小慧轻轻碰一下门亮，说，说不定是个盗墓的，咱们快走吧，说不定他会抢咱们的东西。

说得也是。两人急忙往车那边走。

将车开上公路，开了很长一段，门亮仍然走不出刚才的情景。真的是不顺，荒无人烟的地方怎么突然就有了人，而且还故意不让他俩亲热，故意残酷地棒打鸳鸯。门亮说，我估计，那个汉子不是盗墓的犯罪分子，很可能是挖干草的，刚才真不应该怕他，甚至根本就不管他。

看着门亮一副遗憾可惜一副欲罢不能，曹小慧一下觉得有点好笑。真是巧了，刚好就有个汉子挡驾，要不然，今天就要把自己彻底交给另一个男人了。想想也有点危险。也许这就是天意，也许天意不让她和他有什么事，也许天意让她保持一点贞操和高傲，天意要给申明理一点脸面不让他戴这顶绿帽子。如果是天意，那就最好不要违抗。

门亮见曹小慧不停地微笑着看他，他的心情也渐渐恢复了愉快，而且很快又进入了兴奋状态。毕竟她已经是他的了，毕竟确认他和她有了不同寻常的关系了。确认了关系，他就已经得到她了，她已经是他的人。今后，火热的爱，温暖的心，一切的一切，都不再成为问题，都将成为顺理成章。

学校招待所虽然盖了三栋楼，但登记处只有一处。下车后，门亮说，我去登记住宿，你要不要先休息一下再去上课。

第五章 初次约会 (7)

先休息一下，就是等他登记好房间后到房间休息。曹小慧知道门亮当然要登记两个房间，但这样也不行。住招待所的都是学校的熟人，和门亮一块进出，也会引起人们的猜疑。上课的教学楼每层都有休息室，而且还有饮水机。曹小慧看了眼表，离上课还有半小时。曹小慧说，马上要上课了，我就到休息室休息一下吧。

看着曹小慧轻快了一溜快步走后，门亮才到登记处登记。连登记的服务员也是熟人，看来要避人们的耳目也难。招待所基本是两人的标准间，也有三人间和一人间。按规定，教师来上课住什么样的房自己定，但学校只按标准间的一个床位补助。登记时，门亮给曹小慧登记了一个单人间，自己登记了一个标准间。交钱时，门亮才知道单人间贵得要命，每天要二百块钱，是标准间的三倍还多。问为什么这么贵，回答说单人间是给高干和高级专家准备的。曹小慧要住几天，这样下来太贵了。只好都换成标准间。

更让门亮不愉快的是，哪个院系住哪层都有大概的划分，同一院系的要住在一起。这样看来，晚上要想和曹小慧独处，很难。

好在男女不分楼，他的房间就在她的对面。开门进去，看到桌上的包和乱扔在床上的教材，便知道另一张床已经有人住了。翻看教材上的名字，竟然是他们系的小王。

门亮想知道曹小慧的房间住没住人。敲敲门没人应，然后用钥匙打开门。床上的被子整整齐齐，感觉还没住人。还不错，天都快黑了，现在没人住，就不会有人来了。倒也是不走运中的一点小运气，只要她的房间今晚没人，机会就会很多。

回到自己的宿舍，门亮想躺了休息一下。但躺在床上，大脑却兴奋得跑马。今天这一天，真的有点传奇色彩，真的有点料想不到。竟然一下明确了关系，而且抚摸了她的全身。这一天，无疑是他这半生最辉煌的一天，也是他一生中最值得记忆的一天。这个记忆，将会永

远珍藏在他的心里，将会永远被他一次次地回忆，成为他人生的一个亮点。但今天还只是个开始，还有让他期待的夜晚。如果今晚能睡到一起，这辈子，也就没什么遗憾了。

拨通妻子的电话，门亮说临时有一个讲座，他已经到了新校区，明天能不能回去，还说不定。挂了电话，门亮考虑晚饭到哪里去吃。校外虽然没有饭馆，但校园内公开招过商，免费招商家来校园办服务业。门亮还是去年来上过课，当时也没到处转，感觉只有一些小吃小摊。这一年过去了，也许已经有了像样一点的饭馆。门亮决定去看一看踩个点，到时直接领曹小慧去吃。

校园很大，但到处是建筑垃圾和尘土。转得门亮腿疼，也没找到一家像样点的饭馆。有家挂了川菜馆的大招牌，里面却又小又破桌子都是油腻腻的。这样的环境也只有学生才会来吃，曹小慧根本咽不下这样的饭。看来只能到员工灶吃了。

已经到了下课时间。门亮匆匆忙忙来到教学楼下。从楼里涌出的学生挤成一片，根本不可能看到曹小慧。但门亮还是伸了脖子张望。突然肩膀被人拍了一下，然后是曹小慧愉快的声音。曹小慧问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上课时，门亮说，我会闻，我能闻到你的气味。

曹小慧说我可没那么大的气味。但她想知道他是怎么准确知道她在这里上课的，也许他费了好多心思才弄清的。她还是认真了再一次问他。他也认真了说，我上午去办公室抄你的课表时，就记住了你在哪栋楼上课。

第五章 初次约会 (8)

原来是这样。真的让他费了心。曹小慧心里止不住又一阵感动。

门亮说，你先回宿舍休息一下，然后咱们再去吃饭。可惜再没好一点的饭馆，只能在员工灶吃。

两人并肩回到招待所。门亮用钥匙开曹小慧房间的门时，发现门是开着的。推开门，学院的小吕正在屋里。见是曹小慧，小吕高兴了迎上来，说，想不到是你，我中午登记后就去上课去了，刚下课回来。

不知为什么，来到这里，感觉大家都有身在外乡的情绪，见了面，像久别重逢，也像老乡见老乡。但这样的热情，无疑会给今晚的美好设置障碍。门亮的心情不由得沮丧阴沉起来。

在员工灶吃饭的人很多，也混杂了不少的学生。都在一个学校，大家大多认识，即使叫不上名字，但也面熟脸熟。他们学院来的人也不少，有*个，而且曹小慧和几个女教师遇到一起，一下热闹得叽叽喳喳说个没完。但可以看出，曹小慧要比别人还兴奋一点，他知道为什么，他知道她今天的内心和他一样，充满了美好和激动。再一次证明她也是爱他的，她也是希望和他在一起的。但感觉曹小慧没有他的焦虑和费尽心机。他也不知道他焦虑什么，也许是焦虑没有合适的机会。女教师们在一起，门亮只是远远地旁观。吃饭时，曹小慧招呼门亮，门亮才好意思坐过来。但大家都是谁买谁的饭，门亮也不好意思给曹小慧买。吃饭时，有人提出晚上打扑克，大家都说好。有人还提议打到天亮。打扑克的决定刚作出，小吕又提出去洗温泉，说离这儿几十公里的地方就有温泉浴场，路也是柏油路，门亮开了车，五个人正好一车，今天也傍傍大款。这个提议一出，大家更是叫好，目光也一起转向门亮。

去就去吧，反正有曹小慧，看样子曹小慧也想去。笑了答应后，门亮心里又有点嘀咕。洗温泉门票肯定不便宜，就他一个男士，如果

不主动买门票，大家肯定会笑话。如果由他来买，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只能到时再说了，如果门票每张在五十块以下，他就主动全包，如果在五十块钱以上，他就退到后面，如果没人提出AA制，他再买。

晚上天冷，大家一起回招待所穿外套。半路上，大家的手机先后响了起来。掏出看，是新校区校办公室发的短信，内容都一样，说今晚有重要事情，要大家马上到办公室去一趟，不到者后果自负。

都猜不出有什么重要的事。也只有门亮没有收到短信。门亮知道，短信是按课表名单发的，有课，自然就在新校。门亮怕大家发现他没课，便一声不吭。但大家都要到校办公室去，门亮只好慢慢退到后面。转弯时，悄悄掉头回了招待所。

如果他们是去开会，温泉今晚就去不成了。曹小慧也许还没洗过温泉，当然他也没洗过。应该让曹小慧去洗洗。在地上转一圈，门亮估计不管大事小事，曹小慧她们至少也得一个多小时才能回来，能不能去洗，回来再说。

门亮也不开灯，也不开电视，一个人在黑暗里上床躺了等待。

曹小慧的影子又一次占据了脑海。曹小慧需要科研，但能不能从于利明那里弄到科研，他心里也没半点底。于利明说忙着接待上级，不知是真忙还是推托。如果于利明再说忙，那他就到他家里一趟。没办法，只能厚着脸皮求人了。曹小慧还要发表论文，他也说过代替她写并且找人发表。这些事都不容易办到，感觉比他评职称时还难，压力还大。

第五章 初次约会 (9)

申请科研项目和发表论文，都需要请人活动请人吃饭。门亮估计，如果把这两件事办成，至少也得花去上万。他当年评副教授就差不多花了这个数。但当年有妻子的支持，可以光明正大地向妻子要钱。可现在，还没办什么事，就已经开了个大窟窿。从存折上取掉的那五万多块钱很可能也有麻烦。如果妻子准确记得存折上就是少了五万多，那也只能一口咬定她记错了，把五千记成了五万。百般抵赖死不认账，她也没办法，毕竟是自己的老婆。

曹小慧现在确实有点困难。看她穿的衣服，一眼就看出是廉价低质的。而里面的衣服，更是让他心里难受。白色的胸罩旧得已经变成了淡黄，而且边上已经磨破多处，那么美好的东西就包裹在那么破败的胸罩里，强烈的反差简直就是暴殄天物，让人不能接受。如果有钱，还应该给她买一点好衣服，即使不能让她时髦富贵，至少也要让衣服和她相符相称。

曾经觉得自己是那么地超脱，那么地蔑视金钱，现在看来，金钱不仅蔑视不得，还得想办法努力去挣。除了争取一笔科研经费，还应该想办法到外面挣点外快。但挣外快也不容易，小打小闹也挣不到钱。如果大干，就只能是努力当名教授了。如果是院士，别说挣钱，只点个头让兄弟大学挂个名，哪个大学不给个三万五万的工资。多不挂，只挂名三五所大学，给的钱也够花了。

曹小慧说著书立说也是对的，大多数名家也是靠著书立说出的名。写一本经济论著，出版后寄给所有的名人政要，说不定哪一位慧眼识珠，伸手点化点化，一夜成名也未必不可能。

只是有点对不住妻子。和妻子的感情，大概开始于初中。那时两人就互有好感。记得考上高中一开学，他就给她写了一份情书夹在了她的书里。此后，两人便开始了真正的恋爱。他考上大学她没考上后，爱情也没发生大的变化。她招工进了学校，他毕业也回到了学

校。因为妻子也是学校子弟，从幼儿园开始，他俩就在一起，可谓真正的青梅竹马。门亮不由得叹一声。连他也想不到，年过四十，却突然会爱上另一个女人，而且爱得要死要活不能自拔。

怪只能怪可恶的荷尔蒙，都是体内分泌的荷尔蒙这个魔鬼在作怪，它让你神魂颠倒坐立不安不能自持，它让你内心躁动雄心勃勃充满激情。他清楚荷尔蒙的厉害，但他觉得荷尔蒙对人类的摧残还不算最甚。他也看动物世界，有些鸟类为了求爱，不吃不喝拼命地叫喊跳跃，拼命地垒窝筑巢，忙碌几天，就为了那短暂的瞬间。还有更残酷的动物，为了*，雄性们会拼命地打斗，明知会被打死打残，但也要拼命去战斗。更有甚者，明知*后就会被雌性吃掉，但也万死不辞。异性间的情感真的是可怕。如果能去掉情感中的这个怪物就好了。可话又说回来，去掉了雄性，男人活着又有什么意思？荷尔蒙让你痛苦，但也让你快乐，也许这里也有个辩证法。

曹小慧打来了电话，说学生中流传手机短信，约定今晚校园*，明天全天罢课，抗议学校在这艰苦的山沟沟里办学。曹小慧说，学校决定今晚全校上课，每个在新校区的教师包一个班，给学生上思想政治课，讲理想讲道德，反正不让学生闹事。曹小慧说她包的班是大四的学生，毕业生更难弄，怕管不住，要他快点来，来帮她应付一下。

第五章 初次约会 (10)

问清在教学三号楼306室，门亮便急忙往那里赶。

虽然明确告诉学生必须要到，不到者扣奖学金扣平时成绩分，但来的学生还是不到一半。上课后，曹小慧刚讲几句，下面便吵闹成一片，质问的问题也千奇百怪。有不满伙食的，不满上网的，提出购物不方便的，进城班车太拥挤的，教师水平不高的。眼看场面要失控，门亮走上讲台，做了个安静的手势后，高声说，我活得年龄比你们大一点，我来给你们讲一讲大学，讲一讲人生。

门亮从上大学后悔四年，不上大学后悔一辈子说起，然后讲社会与人，人如何适应社会。你只有适应社会，社会才能接纳你；你不能适应社会，或者是故意和社会对抗，社会就会抛弃你。然后联系学校，说目前学校确实困难，但学校一下又没法改变，怎么办，只有适应。门亮讲得不仅语重心长，也动了感情，学生听得很快安静了下来。但还是有学生站起来提问题，说圣贤们早就提倡不要死读书，学问要到社会中去学，可学校为什么还要办在远离社会的山沟沟里。对这个问题，门亮也觉得不可思议，不知当时的决策者是怎么想的。他一直认为，决策者的水平确实低下，只知道安静的环境可以读书，却不知道读书要干什么，读书要读什么样的书。让学生远离社会，像个见不到世面的山里人，谁又愿意来这里，这里又哪来的学问。门亮长叹一声，还是决定从正面引导，解释学校扩招后校舍拥挤，大城市又没有地方，这里地价便宜。还没解释完，又有学生提出了*的问题，也有学生说招生简章上介绍有那么多大专家大教授，还有几个院士，可进校四年，不但没听过专家的课，连面都没见过一次。这个问题门亮更无法回答。那几个院士大专家，其实一个都不在学校，有的是早调到了外地，有的本来就不是学校的人，是学校掏钱挂了个名，也有的早都老得不能出门。这些人连他都没有见过，当然有的院士根本就没来过学校。门亮急忙转了话题说，我们是学经济的，我还是给你们讲

点经济问题。现在经济危机，大家都要找原因，不知大家考虑过没有，现在我讲一下我的观点。

感觉学生还是兴趣不大。也许学生认为今晚他们是闹事的，他们是主角，又有学生打断门亮的话，批评现行的经济政策，提出自己的经济观点。这样一来，不少学生争了说自己的观点。门亮觉得他们的观点大都片面偏激，有些还很幼稚可笑。但他还是耐心地听。感觉同学们把要说的话说了，门亮说，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也许大家听了，对你的人生会有启发。

门亮要讲的是清代大商人胡雪岩的故事。从励志的角度，重点讲胡雪岩如何勤奋，如何忠诚，如何讲信义，如何处理人际关系，遇到困难如何思考。既有完整的故事，又有跌宕的情节，还有丰富的哲理，学生们一下听得很是专注。直到突然熄灯，大家才不舍地作罢。

学校十点半教室熄灯。熄灯后的教学区一片黑暗。曹小慧挽了门亮的胳膊，说，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一手，看来你确实有点学问也有点办法。

对今晚的表现，门亮也很是得意。但他还是谦虚说，其实你也一样，如果今晚我不来，你照样会想办法应对得很好。

但门亮还是禁不住说，知识看起来是分科的，独立的，但所有的知识，都是和社会有关的，都是和人有关的，不读书不看报不了解社会，就是没有社会知识没有人文知识。少了这两方面的知识，什么事情都不会干好，当教师就更不合格。教师应该具备的主要知识，其实还应该是社会知识。

第五章 初次约会 (11)

曹小慧动情地将头靠在了门亮肩上。这样的柔情让门亮感到浑身温暖，温暖像潮水，迅速涌向门亮的全身。门亮紧紧地揽住了她的腰，将两人紧紧地揽在一起。校园里很宁静，一切的喧闹和吵杂，都和他俩无关，都无法进入到他俩的耳朵，充满他俩全身的，只有甜蜜，只有宁静，只有彼此跳动的心脏，只有彼此流动的血液，只有彼此温暖的身体。记得上高中时也是这样一个晚上，也是第一次和吴芸芸这样散步，那天的感觉是激动，是头脑一片空白，是心跳得嗓子发干。今天，却是一片甜蜜，整个身心，都像浸泡在温暖的甜水中。两人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想说，两人就想这么默默地走下去，走到天边，走到永远也走不到的地方。

前面突然一片笑闹，一群人影迎面走来。本想要躲避，却不愿松开对方。突然对面传来小吕的声音：哈哈，怎么是你们两个。我们可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

两人急忙松开。曹小慧解释说，我们刚给学生讲完，我们俩正在讨论刚才学生提出的问题，你们到哪去了，也不叫我们一声。

小吕说，我们爬山去了。靠山吃山，我们靠山爬山，再没别的好处。

一帮人都是青年教师，还有几个外院系的。曹小慧说，让你们看守学生，你们怎么擅自跑了，你们就不怕出了事担责任？

小吕说，屁，天要下，娘要嫁，自由世界，谁能管得住谁呀。再说我都巴不得学生闹一闹，几个亿扔在了这片荒滩上，就盖起这么几栋烂楼，钱全被他们贪污了，事情闹大了抓走几个贪污犯，那才叫过瘾。再说，凭什么他们当官的就住在城里享福，就把我们发配到这里受罪。

看来他们可能就没管学生，或者是应付了一下就散了。但曹小慧和门亮只好折回加入到大家的行列。

上楼时，小吕说走不动了。一个男青年说我背你，小吕便真的一下爬在了男青年的背上。男青年也不含糊，双手掰住小吕的屁股背了一颠一颠往上爬，又玩笑说，你的胸部怎么这么硬，硌得人整个后背都麻了。

笑声过后，门亮觉得来这里上课其实并不寂寞艰苦，倒给这帮年轻人提供了一个热闹发泄的场所。一帮年轻人在这里，倒真的很快快乐。只可惜自己已经老了。门亮本想评说几句，但想到自己没课跑来陪人，便将话咽了回去。

又有人闹了要打扑克，说要打到天亮。曹小慧说她明天还有课，然后回了自己的房间。

也回到自己的房间站一阵，门亮敲门来到曹小慧的房间。但房间里不仅有小吕，而且两人都准备要睡。门亮只好退出。

门亮知道他明天就该走了。自己没有课，再呆下去，肯定有人会问，肯定有人会怀疑。走就走吧，死赖在这里，别说自己，曹小慧也有点尴尬。再说，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但要和曹小慧发展成什么程度，这让他有点不敢想象。如果曹小慧提出结婚怎么办。自己确实没有离婚的思想准备，也打心眼儿里不愿意离婚。妻子吴芸芸是贤惠的，是爱他的，也是无过错的，也是漂亮的。年轻时漂亮，瓜子脸，大眼睛。正因为漂亮，他在初中时就爱上了她。也因为她漂亮，她没考上大学他仍然没有抛弃她，而且拒绝了几个大学漂亮女生的求爱。到现在，妻子虽然胖得成了水桶，但漂亮的面容没大改变，气质和温柔也没改变。门亮长叹一声，决定明天一早就回去。

第六章 丈夫吃醋 (1)

由于在科研成果鉴定时，直接把申明理的名字加进了科研人员名单，申明理就有了科研这一条，虽然排名老五，但省级科研项目前七名都算，申明理就顺利地拿到了分，比副教授条件还多出了分。也由于鲁应俊既是人事处副处长又是职称办主任，申明理副教授的初审办得迅速而顺利。鲁应俊给申明理打电话说，材料审核已经过了，再过几天就提交校评委会讨论，如果没什么意外，你的职称不会有什么问题。

放了电话，申明理高兴得就想跳跃。但办公室还有朱雪梅。申明理还是笑出了声。朱雪梅问怎么了这么高兴，申明理搓了手在地上转几圈说，我的职称马上就要解决了，总算把一件大事给了却了。

朱雪梅叫喊完请客，然后问是不是鲁老师帮忙办的。申明理不好说是，也不能说不是。他只含糊了说，这么大的事，鲁老师当然会帮忙。

申明理仍然无法平静。事情难办时，想想都觉得像登天。事情容易时，动动嘴跑跑腿就忽然办成了。申明理重新坐回到电脑前，但他清楚，今天他将无法平静，更无法再研究什么。他决定立即回家，回家把这一好消息告诉妻子。知道了这一消息，曹小慧还不知道要多么高兴哩。

家里空无一人。妻子最近要到了一门计划外的课，是给二级学院的学生上的。这种课不算工作量只给钱，所以价钱就比计划内算工作量的课高一点。但曹小慧只是讲师职称，一个小时也只能拿到50块钱。如果是副教授，就可以拿到80块了。申明理查曹小慧的课表，但今天没课，计划外的课也没有。曹小慧说要和门亮合作写一本书，说不定她到哪里查资料去了。申明理掏出手机打通曹小慧的手机，问她在哪里。曹小慧说在办公室。申明理故意压住心里的高兴，用平淡的口气说，我的副教授通过了。

真的有点突然。曹小慧说，不是到年底才开高评会吗，怎么这么快就通过了。

申明理说，是教育厅和省职改办的审核通过了，鲁老师说终评没问题，我的积分已经超过了零点一分，条件够了，评委谁也没理由不通过。

确实是件特大喜讯。曹小慧兴奋了说，好，今天好好给你庆祝一下。

申明理说，你快点回来吧，今天我要吃肉。

曹小慧知道他要吃肉是什么意思，只有在他最动情最疯狂时，才把做那事叫成吃肉。估计门亮也听到了。曹小慧急忙合上手机，对门亮说，申明理的副教授通过审核了，家伙高兴得发疯，说有事要我回去，我回去看看。

今天两人说好了要把书的大致提纲讨论出来。门亮来得早一些，曹小慧进门后，本来他想拥抱一下，但对门有人，曹小慧又怕人闲话不让把门关死。这才刚刚坐下，她就要走。门亮禁不住有点泄气吃醋：自己再怎么努力，再怎么爱她，还是人家的丈夫亲，丈夫一个电话，就高兴得什么都不顾了。门亮苦着脸什么也没说，默默地看着曹小慧离开了办公室。

申明理爱吃红烧排骨，曹小慧还是先到市场买了一块猪排骨。

曹小慧以为听到她的脚步，申明理就会扑过来迅速开门。但直到她在门口站了，才发现门是虚掩着的。进门，发现申明理已将被褥铺好躺在了里面等她。

曹小慧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男人怎么都没出息到了就惦记着这么点事情。但还没等她来到床前，申明理就起身一个饿虎扑食，将她抱上床，然后疯狂地脱她的衣服。

第六章 丈夫吃醋 (2)

平静下来，申明理说，这次全靠了鲁老师，我觉得我们应该表示一下，让人家知道我们有感谢的意思。

但拿什么感谢，两人一时都想不出办法。曹小慧说，我觉得人家也不需要钱，我们也拿不出什么钱。如果买烟酒，好点的也特别贵，两条烟两瓶酒就得上千块钱。我想等评委会通过后，咱们请他们全家吃一顿饭，一来表示感谢，二来也拉近一点两家的关系。

申明理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但要请就得现在请。现在请了，人家知道我们有感谢的心了，如果评委会上万一有什么事，人家还可以为咱们说话。如果咱们现在不请，人家还以为咱们装聋作哑故意不领人家的情，不给说话不说，说不定还会骂咱，以为咱什么事都不懂。

说得也是。曹小慧说，那你就先和人家联系，看人家的意思，看人家什么时候有空。

第二天中午，申明理就早早地跑了回来，说已经和鲁应俊联系了，今天是周末，今天晚上一起去吃饭。

还是有点仓促。曹小慧四处搜集，将女儿存钱盒里的压岁钱都拿了出来，才勉强凑够七百多块。申明理说够了，咱们不到高档饭店，就到中档点的，有五六百也就够了。

由于压岁钱占了大多数，里面有不少十块的。钱虽然新，但捏在手里还是有厚厚的一沓。曹小慧心里止不住有点心酸。她忽然想了起来，里面有五张旧版十元的，是姥姥特意给女儿要女儿好好收藏的。曹小慧还是把那五张找了出来，放回女儿的存钱盒里。

曹小慧考虑再三，还是觉得不行。如果让鲁应俊点菜，人家吃惯了山珍海味，如果点几样贵点的菜，怎么办？再说还有酒水。如果喝白酒，至少也得一瓶一百多块钱的。喝两瓶又是多少。

当然再不能向门亮借，但门亮给借那么多的钱，帮了那么大的忙，理应也该谢谢人家，至少有个谢的意思。和申明理商量好让申明

理到系里向同事借钱后，曹小慧又提出请门亮一家。曹小慧说，人家给咱们借了那么多的钱，咱们也应该表示一下感谢。

应该是应该的。请一下也好，请一下，就表明借钱是正当的，也是出于友情。但妻子处处想着门亮，申明理心里还是掠过一丝不快。

申明理出门后，曹小慧便给门亮打电话。这个电话让门亮有点意外。本来他正要给她打电话，问问她晚上能不能来办公室，商量一下提纲的事。现在去吃饭，也好，反正他就想看到她，就想和她在一起。门亮高兴了一口答应，并且说他开车来接他们。

申明理借钱还没回来，门亮已经把车开到了门外。曹小慧看眼表，才刚过五点。说好了六点钟才出发。曹小慧急忙出来迎接。见只有门亮一个人，便轻声说，你老婆怎么没来，说好了要请你们全家。

门亮说，她不能来，借钱的事她还不知道，她来知道了就麻烦了。

曹小慧吃惊得睁大了眼睛。她原来以为借钱是公开的呢。他老婆竟然不知道。老婆不知道竟然借出了那么多的钱，如果不是他掌握经济，就是采取了什么手段。她不知该怎么问。门亮解释说，其实也没什么，家里还有点存款，我就编了个理由，偷偷拿了一点。

为什么要骗！为什么要偷偷地拿！不知为什么，曹小慧好像是她偷了东西，委屈和羞愧，眼泪都差点出来。她带了哭声说，你为什么骗她，难道她不会发现？发现了你又怎么办。

第六章 丈夫吃醋 (3)

曹小慧这样的质问让门亮没有料到。也许在她看来，借五万块钱很容易呢。门亮不知该说什么。他还是解释说，我的大小姐，不骗她还有什么办法，她怎么会同意给人借钱，而且一不沾亲二不带故，而且你还是个女的，她一听你的名字，醋坛子就会炸飞。

是呀，自己真是糊涂了。那么一大笔钱，谁又会无缘无故地借给人呢。那么，他的话再也明白不过了，借钱，就是因为关系特殊，借了钱，她就是他的人。好像又是一幕现代版的喜儿和黄世仁。真的变成了交易？这样一来，我成了什么人了。其实钱我会还你的。曹小慧突然忍不住眼泪。她急忙扭头往家里走。

门亮感觉刚才的话说得有点问题。她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女子，借钱本来就让她伤心丢面子，又怎么能够忍受这样借来的钱。门亮犹豫一下还是跟着进了屋。见屋里没有别人，急忙道歉说，对不起，我让你伤心了，但你不要理解成别的意思，更不要想那么多。老实说，我爱你，我就会不顾一切，别说钱，比钱更贵重的，我也会毫不犹豫，我也会想尽一切办法，我也会特别高兴。

门亮还是理解错了她的心情，她心里的苦他也不会理解得到。看着一脸真诚的门亮，曹小慧还是平静了下来，但门亮如此火热的话，也让她不知所措。她真的要变成喜儿吗？他已经是黄世仁了吗？曹小慧的眼泪还是无法阻止地滚落下来。曹小慧突然的变化，让门亮感到突然，但强烈的感情，让门亮的眼睛也有点湿润。门亮动情了搂了她的背，边给她擦眼泪边低沉了说，真的对不起你，让你吃苦了，钱的事你根本再不用考虑，一切都在我的身上，有什么事有我顶着，而且也绝对不会有什么事。

也是，已经穷到身无分文了，而且借钱的事情已经发生了，那就承认现实，还考虑什么尊严，还摆什么臭架子，况且门亮也是为了你好，也是真心的爱你，和黄世仁没有半点可比。当然，人家挖空心思

借钱给你，如果人家有什么想法，那也是正常，你还多心什么。曹小慧擦干眼泪说，想想给你添了那么多的麻烦，想想买房欠那么多的债，我心里就特别的难受。

门亮亲亲她的脸，说，你还是把我当成了外人，其实，你不用我的钱，我心里才难受。门亮还想说男人挣钱，就是给女人花的，但又意识到不太好，急忙打住。

门亮已经把她当成了他自己的人，她事实上已经成了喜儿，以后怎么办，她真不知道怎么办。

感觉门亮要把她抱在怀里，真的把她当成了他买到手的自己的女人。不行，这绝对不行。她正好试试他的内心。曹小慧说，我们的关系，还不能太随便，我心里有许多的想法，你可能还不能理解，再说，我们都有家庭，发展下去怎么办。这些你还得好好想想，你先放开我坐下，我给你倒一杯水。

曹小慧这样的拒绝还是让门亮意外。门亮只好尴尬难受了将她放开。那天从新校区回来，他就认为他和曹小慧已经是情人的关系了，以后的一切，都会顺利地发展，再不会有一点障碍。但事情却出乎意料地不断逆转。前天他打电话，告诉她吴芸芸出差去了，后天才能回来，要她到他家一趟，顺便看看他的藏书。但她却说有事脱不开身。他知道她是在推脱，她不愿意和他上床。昨天在办公室，她又不让将门关死，甚至不让他搂抱一下。现在，屋里只有两个人，不主动亲热一下也罢了，连抱一抱都不行。感觉两人的关系不是向前发展，而是渐行渐远。但他不相信曹小慧是那种卸磨杀驴忘恩负义的小人，也不相信曹小慧那几天和他好是虚情假义。他相信她也是爱他的，那种爱是装不出来的，也是发自内心的。门亮清清嗓子，伤感了说，你是不是觉得我在欺负你，你是不是觉得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占你的便宜。

第六章 丈夫吃醋（4）

曹小慧愣一下。看门亮的表情，不但是真的生气，而且有点恼羞成怒。曹小慧放下水壶，低了头悲伤了说，你不能这么误解我，我也很难，你说怎么办，我们都是有家室的人，你是不是想离婚娶我。如果是这样，你也得让我好好想想。如果你不想离婚，就不能这么大张旗鼓。你一下这么紧锣密鼓，我晚上睡不着的时候，越想越害怕。你考虑没考虑过后果，如果你老婆打上门来怎么办，如果人家说闲话怎么办，如果闹得两个家庭都吵吵闹闹怎么办。

是呀，这样的顾虑他也不是没有，他完全能够理解。门亮的心里一下轻松了起来。他解释说，后果也不会有多么严重，我更不会让你受到伤害。其实我也是想控制自己，但就是控制不住，见到你，就止不住冲动，我真的太爱你了。

传来了申明理的脚步声。曹小慧急忙擦干自己的眼睛，将表情调整到平静，然后给门亮泡茶。

申明理进门就将包扔到桌上。看见门亮，而且屋里只有曹小慧和门亮，申明理一下有点难堪。申明理尴尬了问门亮，嫂子怎么没来。门亮的表情只不自然一下，很快就恢复了自然，然后解释说吴芸芸出差去了，然后又不自然了端起水杯喝水。

申明理不再说话，但表情很难表现出高兴，也很难表现出自然。结果是越想自然，越感觉不自然。只好不自然了打开柜子，一声不吭寻找要换的衣服。这样的场景让曹小慧难堪。其实门亮一个人来时，她就觉得他一个人不应该来。她清楚，要想长久保持关系，要想让关系保持得长久一点，就不能过于张扬，过于迫不及待。这些，以后得好好和门亮谈谈。

既然来的早，那就早点走吧，免得场面更加尴尬。曹小慧满面笑容说，我们请门老师吃饭，结果又让人家当了司机，让我们把打车的钱也省了。时间不早了，我们早点去接鲁处长，别让人家等我们。

把车停在鲁应俊家楼下，申明理要上楼去请鲁应俊一家。曹小慧不知她要不要也一起上去，正犹豫，门亮却很善解人意地大声说，你们两个一起去，我在下面等着。

曹小慧感激地看一眼门亮，然后快步跟上申明理一起上了楼。

由于事先没预订酒店包箱，由于又是周末，酒店包箱都是客满，走了三四家，才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找到了一家有包厢的饭馆。

落座后，鲁应俊就拿起菜谱说，今天我来请客，你们想吃什么，我给你们点。

门亮立即说，还是我来请吧，今天是和鲁处长第一次见面，理应我来请。

申明理站起来郑重了说，今天是谢恩宴，只能我来请，别人请，就不像话了。

申明理这样说，别人也再不好说什么。但申明理确实不会点菜，他虽然也参加过一些宴会，但那都是别人请客别人点菜。申明理只好将菜谱递给曹小慧。曹小慧翻阅一阵菜谱，也不知道该点什么。倒不是她也没点过几次菜，而是她拿不准什么标准合适。太贵的看看价格就让人胆怯，中档的客人会不会说你小气。人家毕竟是领导，平日吃什么档次，她确实不太清楚。她只好双手将菜谱递到鲁应俊面前，请他来点。鲁应俊说，我吃饭不挑食，点什么我吃什么，平日请客，也都是别人点的。

服务员已经站在那里不耐烦了，脸也阴沉得像丢失了钞票，不时还露出一股不屑一顾。再看一眼服务员，曹小慧有点急了。她急忙将菜谱递到门亮手上，而且莫名其妙地用了命令的口气，说，就你来点，再不要推辞了。

第六章 丈夫吃醋 (5)

门亮很听话地开始点菜，而且每点一样，都要征求曹小慧的意见。虽然曹小慧都点头赞成，但点菜还是花了很长的时间。

开宴后申明理先给大家敬酒。从鲁应俊开始，申明理的态度就非常诚恳，感情也非常真挚，话也说得很有感动人。轮到给门亮敬时，申明理同样是那么诚恳，同样用动人的话来感谢他慷慨解囊。这时鲁应俊夫妇才知道门亮借那么一大笔钱出来，今天请门亮是这样的原因。也不知是感动还是什么，申明理敬完酒，鲁应俊的妻子立即端起酒杯，她也要敬门亮三杯。鲁应俊的妻子说，你的事迹确实让人敬佩，这年头，能给人借钱敢给人借钱的，那都是不一般的人，你想想，如果不是三亲六故，谁肯轻易把钱借给别人，借了，弄不好还钱时就是仇人。再说，过去欠钱的是孙子，现在欠钱的是大爷。门老师的情宜，真的让人感动。

越说越离谱了。也不知她是真感动还是看出了门亮和曹小慧的问题。鲁应俊急忙干咳几声。但这样的干咳意图太明显了，妻子的话虽然止住了，但气氛却一下更加尴尬。曹小慧偷眼看申明理，申明理脸红得无地自容。一股尴尬恼火不由得涌上曹小慧的胸膛。这个多嘴的烂女人，也不知道是天生就傻还是故意要人难堪。刚才她和申明理一进她家，她就夸她长得漂亮，然后就说申明理好妻命，真不敢相信怎么能讨这么漂亮的老婆。如果夫妻相貌相当，说这些话倒也没什么关系，可在人们眼里，她和申明理的相貌并不相称。恋爱时，她并没发现申明理长相有什么地方不好，可不争气的是，她越长越向漂亮的方向发展，而他却相反，不仅嘴唇越来越厚，而且明显地表现出了地包天。还有那双腿，那时也没看出什么，现在，明显的外八字走起路来像个孕妇，而且头顶也谢了一大片，油亮的脑门看上去像个老头。当时申明理就已经很难堪了，而且鲁应俊当时就批评了她，说我这老婆，有时你觉得她性格开朗心直口快，有时你又觉得她没遮没拦好像

脑子缺根弦。可她还是这样装疯卖傻嘴不饶人。这个疯女人，再说下去，还不知要说出什么。曹小慧急忙端起酒杯，开始给大家敬酒。

鲁应俊转了话题，开始问买房子的一些情况。得知还没装修时，鲁应俊很内行了说，装修不要搞得太豪华，装修的东西越多，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就越多，今天吊顶开裂了，明天粘贴得不牢了，后天地板鼓包了，整天得修修补补，整天得为它操心。这样一来，就有点本末倒置，本来房子是为人服务的，结果变成了人为房子服务。

长时间尴尬找不到话的门亮一下也有了话题。他说装修他最有经验，爹妈换了两次房，自己换了三次房，从小房子到大房子，爹妈的自己的，都是他主持装修的。门亮感慨了说，装修房子，里面的学问太多了，不说别的，光买材料，就有天壤之别。特别是瓷砖，就分釉面砖和全瓷砖。我九十年代初刚分到房子时，就不懂这些，反正挑便宜光亮的买，结果买来的是釉面砖，渗水，有点脏水就渗进去了。后来换了大房再买，我就有经验了，不仅知道了全瓷，还知道了等级的差别，哪种砖铺上缝隙小哪种缝隙大。还有装修的木料管线开关螺丝钉，数都数不清，而且讲究更多，质量的差异也更大。

第六章 丈夫吃醋 (6)

其实大家都知道装修不容易，又要装修好又要省钱，更不容易。鲁应俊老婆侧过脸对申明理说，既然有装修专家在这里，小申你就把他抓住，让他做监理，让他负责给你装修。

申明理还是又红了脸。门亮急忙说，当然可以，如果请我，工钱我也不多要，每天给几百块钱，也就可以了。

申明理和曹小慧本能地互相看一眼，又都本能地低下了头吃菜。但曹小慧很快抬起头说，买房就已经借了钱，还哪来的钱装修。我们也不打算多装修什么，只铺铺地再买几个门装上，就行了。

鲁应俊老婆说，买套房不容易，要装修一次就得装好，住进去，就再好再装。如果缺钱，我那里还有一两万，如果需要就去取。

真是一个意外的喜讯。为装修的钱，这两天都快愁死了。曹小慧和申明理几乎是同时站起，端起酒杯给鲁应俊夫妇敬酒。鲁应俊将酒喝下，豪爽了说，我们毕竟工作了这么多年，多的钱没有，一两万还是不成问题，如果不够，还可以想办法。

两万就足够了。申明理和曹小慧只能一连声表示感谢。

口头感谢过，曹小慧仍然觉得不够。解决了这么大的困难，只说几句简单的感谢也过于简单，也无法表达自己的心情。曹小慧再一次站起，说，我们真的是遇上了贵人，先是门老师帮忙，现在又是鲁处长帮忙，看来我们也要时来运转了。鲁处长是申明理的家乡人，如果鲁处长不嫌弃，我们就认一门亲戚，认一个大哥大嫂，也不知鲁处长答应不答应。

曹小慧的这个提议，虽然出乎申明理的意外，但觉得确实是好，确实是恰当得体。认了亲戚，两家的关系就更拉近了一步，也上了一个台阶。这倒不是还想占人家什么便宜，认了亲，以后报答人家，也有了一个根据，也不用再客客气气遮遮掩掩。见鲁应俊和妻子都说了说好，申明理便端起酒，来到鲁应俊面前，叫一声哥，说，按家乡的

规矩，认亲要磕头，我今天就不磕头了，敬六杯酒，就表示认了大哥大嫂。

鲁应俊要碰杯喝。申明理只好按鲁应俊的意思来。申明理和鲁应俊夫妻碰完，曹小慧立即起身来敬，而且要和申明理一样，一起碰六杯酒。看曹小慧的样子，并不像能喝酒的人。鲁应俊建议三杯就行了。曹小慧高兴了说，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好大哥好大嫂，六杯酒也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情，我高兴，喝醉了，也是难得一醉。

曹小慧的真诚让大家感动。但六杯酒下肚，曹小慧很快就有了醉意，脸红头晕，而且还到卫生间吐了一回。等菜上完，鲁应俊说今天还有事要忙，然后宣布宴席结束。

申明理急忙去埋单。柜台说已经有人付过了。申明理知道这个人就是门亮。本来想好了今天的账一定要他付的，请客感谢人家再要人家付账，这成了什么事情。但此时他突然没有了不安。鲁应俊的妻子说得没错，如果不是关系特殊，如果没有一种讨好占有的目的，谁会把那么一笔钱借给别人，而且今天又无缘无故地抢了付钱。也好，既然你有非分的想法，那你就付出相应的代价吧。

但申明理还是止不住悲伤。吸吸鼻子，又有点痛恨自己：没有钱，你还要什么尊严，你还要求妻子保持什么尊严。妻子今天低三下四，已经够难为她了，你还报怨她什么。申明理突然有点想哭。